



文苑  
蒲藪

別編二

啓文  
揭帖  
國書  
頌教文

廿二

~ 20  
2457  
22



2457  
22



文苑黼黻別編卷之三目錄



咨文  
移兵部咨

回宋經畧應昌咨 二

移宋經畧應昌咨 四

移楊經理鎬咨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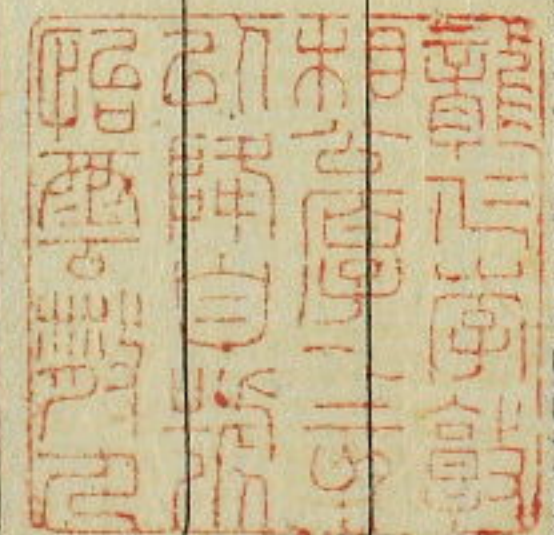
回邢軍門玠楊經理鎬咨

移邢軍門玠咨

回萬經理世德咨

回徐給事咨

文苑黼黻別編卷三 目錄



回劉負外黃裳咨

移劉總兵銜咨

回麻提督貴咨

回遼東都司咨

回楊冊使方亨咨

移禮部咨二

回王撫院咨

回登州陶軍門咨

文苑黼黻別編卷之三

咨文

移兵部咨

為委報倭情事該萬曆十九年八月日准遼東都司  
 咨云云等因准此臣查得先該本年三月內日本國  
 對馬州太守宗義調刷還彼虜人金大機等供說在  
 彼地名畠山殿州聽得國王盛具戰艦擬於今年入  
 犯大明續該本年五月內有倭人僧俗相雜一起十  
 餘名來到說稱日本關白平秀吉用兵併吞諸島六  
 十餘州琉球南蠻諸國率皆歸服為緣嘉靖年間遣

使朝貢大明拒絕不納世懷怨恨之故擬於明年三月間入犯大明兵船所經慮或攪擾貴境若得大明許和事可得解又該本年六月內對馬島宗義調所遣伊男義智來到浦口稱有警急因說日本閔白大治兵船將犯大明貴國地方并應被擾若貴國先報大明使得講和可免此患等因已將所聞未委虛的及伊賊哄脅難測事情節次備咨禮部順付赴京陪臣去後今該前因已經畧具詞節回咨都司計已轉聞朝廷外臣竊照日本一種邈在滄溟伊性輕狡以舟楫為技能以寇掠為生理近如小邦沿邊遠如上

國海微出沒比此為民吏患固已久矣至於抗怨天朝聲言兵勢使人恐動小邦以冀為伊通款此伊先故未有之兇詐也又至於琉球不曾歸服却說歸服以說於小邦小邦不曾敗降却說敗降以誑於琉球而將伊犯順之計彼此播說而不憚其心果欲何為及說入北京令小邦嚮導入福廣浙令唐人嚮導小邦有無為伊嚮導之理姑未暇自明所云唐人果何指認而一體准擬如此雖蠻荒代有逆種未有似伊狂妄者必是伊自恃量阻以鯨波萬里其兵力所至非中華所測知東南降附非兩處所交驗兇謀悖狀

雖聞非問衆之師所易及乃敢張說虛喝但得展轉  
疑惑下可劫持海中諸國上幸蒙許朝聘賞賜市買  
惟意所利兼或覘熟閔隘方有所逞伊賊僥覲委應  
不過出此朝廷之上亦已洞照賊情其言出缺宗  
社幽明之深讎極痛可幸賴以討雪焉耳寧復憚煩  
於仁人君子之前也哉情隘辭盛言不暇擇亦不暇  
彈惟貴部率矜而亟圖之

崔豈製

回宋經畧應昌咨

為照貴部體一視之仁敦救患之義指畫得宜旗鼓  
如新茲既化亡為存復將必善其後為之咨度如視

家人感激曷喻唯有涕淚第以撤兵會當有時而不  
待賊殄則為遽留兵何啻副顧而不于賊路則似左  
不惟聖上恩旨未擬如此畏有大人敵為小衷而然  
捧檄乃翁不覺膽落徐思其由則狡賊釜山之言得  
行於戎幕之下也蓋小邦之有釜山非別自為地面  
就東萊府治南二十一里直連陸海岸上設置要鎮  
有僉節制使以專禦暴客其與日本乃隔鯨波數千  
里之遠非伊壤地甚明東萊未曾棄釜山無可害我  
則雖至愚悞伊則雖至強貪何故要取何故推與方  
伊來犯之初府使宋象賢僉使鄭撥皆戰死府若鎮

兵民三四萬盡屠殺而後得入則見其非有此於  
上年奏咨中已具者也暨伊乞貢之時對沈遊擊說  
不及原有釜山直以還歸日本為言則又驗其變詐  
此尤非小邦之得誣也至於界碑之云復欲何等構  
据善山以南人皆歸倭聞其被虜則其言亦張皇可  
異反覆不情固伊常性乃肆虛妄至此而甚展轉聽  
間或疑其然故認是地近日本而虞其天險嵐瘴於  
是有撤兵之議東萊釜山等地則以為已在自棄之  
封疆何庸更勤王師也於是議留兵之所乃於平安  
界內則以為人所不習之南土未宜久處大軍也夫

關嶺之西南懸絕實小邦之天涯地角且以封豕長  
蛇之毒無有長江巨海之限然欲內恃聲援外防侵  
噬難矣不極于亡其何能缺設令元戎區畫偶兪出  
此如是小邦危悶不免煩陳矧伊兇狡幸其計行其  
可痛於受侮豈專在於下情未或察之焉缺察則不  
容但已蒙欲鄭趙二位仍留居中畫謀委曲周至蔑  
以加矣顧其各起之兵已有原領之將即事體之猥  
重與踰令之牽掣慮或在茲願非所及就如船糧等  
事小邦喪敗之國力雖未至心豈自忽已令全羅左  
右慶尚左右等道水軍節度使等官李舜臣等整完

戰船二百餘隻其他脚船龜船不在數內裝載火器  
兵糧下海為緣彼賊屯伏在於熊川等地不得前進  
釜山浦口見於巨濟縣見乃梁洋內停泊又令全羅  
巡察使等官權慄等調撥糧餉米豆總四萬石派入  
嶺南要路為緣歸賊散漫不得以時前進節得本官  
及接伴使韓應寅等狀啓稱已陸續運到其軍兵之  
數則各該水軍節度使所領幾二萬名巡察使防禦  
使兵馬節度使等官所領節續徵抄為慮罷冗務精  
而不要多時未啓到見數大約亦可三萬餘名尚於  
此時暫煩籌過星火勒移風雷傳令川浙奮技以前

大軍壓重其後小邦水陸之伍與備犄角之末則已  
感之寇何有於殲已伸之威何有於究哉自後連孽  
雖復生心既失陸據所短水戰以借留滿萬之砲手  
而協同兩南之舟師攔截海口有犯必殺得保數年  
無事以訖荷賴皇靈又後小邦上下自力薪膽之餘  
庶再鞏基業永修職貢矣焉有此外別稟良圖且彼  
賊當其乞哀具有約條而去城之日期屢改訟路之  
劫掠如初不還被搶之臣子不肯下海而回巢及乎  
情見詐窮却又詭言據地蓋始終而一態何疑信之  
足云小邦若因此負屈當職復何以生為所以叩心

兵部彙編卷三  
五  
瀝血而不能自止者也痛填于中言不知哉

回宋經畧應昌咨

為乞留精銳以防後患事云云准此當職為照貴部神謨天挺動中機宜既能存小邦於必亡之中又欲奠小邦於永安之城審度周至籌畫悉生死肉骨宜以何報方將引領翹足日夜喁喁惟冀殘孽盡殲腥塵掃蕩而迺者東來報帖計在撤兵當職聞此不覺蹶然而起茫然失措其進退伸縮自有成筮非當職所可槩量而顧小邦上下悶迫之哀哀苦之慘固已跼地踏天矣夫邦之不亡纔十之一二而其不亡

一二唯天兵力爾賊未出疆兵已先撤則勢將自傾何所賴焉虛縠未艾狡狀百出陽為捲甲陰實朵頤旁據州縣皆舉要衝徘徊中道曠日持久者其意無他特伺天兵罷還再逞其兇圖也其坐設機穽要誑將領者一則曰割棄釜山二則曰立有界碑為謀孔奸蓄計難測如貴部明見已應昭晰而無疑矣苟或認為舊巢不事進勦而遽爾撤還則是落其計中而小邦之痛於茲極矣噫釜山一鎮南裔雄堡捍拒鱗鬣若防制水保守恐後焉暇割與變生之初首被酷禍本鎮將鄭撥東萊府使宋象賢俱罹賊刃不屈而



死兵民屠割幾盡無餘若曰釜山是伊所據則虔劉  
斬艾豈是慘乎上年咨奏明具本末可考而知也寧  
敢誣哉賊在城中屢言乞貢而只稱還歸日本未有  
一言以釜山為伊窟穴則其為詐謹駭已著矣至於  
留兵分守諒准鄙願為小邦慮無以加矣第念嶺湖  
二南邊面要口蔽遮腹裏沮遏外寇賊之窺覲恒在  
於是雖隄防備禦極其嚴緊猶懼失守不此之圖退  
守內地則是全疆之地付之賊手而欲保西閩一片  
之地其能免於吞噬之患乎鄭趙二位至今仍留護  
畫益見庇保小邦靡有遺蘊而但既有原將更置他

貞則恐不無牽掣之患而亦非始願之所及也且如  
船糧等事已令全羅水軍節度使李舜臣右道水軍  
節度使李億祺慶尚右道水軍節度使元均等整完  
戰艦二百餘隻脚船亦如其數載火器兵糧下海緣  
賊屯伏在熊川等處不得前進釜山浦口見於固城  
縣蛇梁鎮前洋停泊又令全羅都巡察使權慄等官  
調發糧餉米豆摠四萬石運入嶺南要路節得伊官  
及接伴使韓應寅等狀啓稱粗已完到若軍兵之數  
則各該水使所領幾二萬各道巡察等官所領亦可  
數萬計亦畢到聽候倘因茲會整煩籌度風雷申令

旗鼓指賊川浙奮技以前大軍隨壓其後小邦水陸  
之師與備犄角之末則有舉必捷蔑不濟矣噫小邦  
之與彼賊重溟既隔且間倭性短於水戰逐回巢穴  
之後以滿萬砲手協同我兵鎮守嘴口以兩南舟師  
攔截海路則小邦孑遺之民可免再被鋒刃而貴部  
所謂使賊遠離保安疆宇者無出於此當職之哀籲  
亦不外是矣且彼賊當乞哀請貢之時約條非一而  
退歸之日期屢變訟路之搶掠益甚終至於不還王  
子不回舊巢情見詐窮敢以讓割釜山之語誣謾欺  
天此而不討則醜夷不識天威之大而小邦終於無

國矣痛迫于中言不知裁

移宋經畧應昌咨

為乞題送相地人負審定國都方位事該議政府狀  
啓臣等竊照上古建國設都不越辨方正位而晉宇  
卜宅蓋涉吉凶末流專門遂稱風水蓋察地而不能  
無是術猶星曆家于天五行家于人也我國開城漢  
城之創設亦名能相地者所定而其術殊不傳今又  
方書併亡于兵火矣國家蒙皇上威靈與蒞我大臣  
之力得復祖宗疆土方將再奠廟社其方位所占宜  
因宜革必有諏焉而不得其人臣等計不知所出仍

念以中國之無所不有如此等術家必多老師妙學  
而莫由屈致擬合移咨經畧兵部題請起發一二透  
解地理人負前來與臣等同審定因革之宜相應等  
因具啓據此叅詳當職續守先業亡狀上不能享天  
心下不能保地險中不能得人之為死喪國播越禍  
慘無前致勤皇上東顧大人君子銜命申威而後苟  
有今日乃欲誣吉於宅兆斬永於天祿非所敢出於  
口而臣僚之言若有考據揆以事體亦非一時所得  
苟簡煩為查照議啓內事理庶紆無所不用其極之  
盛意就便間奏施行不勝幸甚

移宋經畧應昌咨

為乞斥絕兇賊勿許肆行詐瞞事云云當職為照伊  
賊懷奸稔惡環伺潛窺者到今日滋甚雖怵於皇靈  
陽若求成非實情也據抗海口架屋種田分兵搶掠  
日肆虐斃其志豈有他哉特欲懈我之備弛我之圖  
復逞其不測也此當職之所嘗憂憤而亦大人積思  
熟慮者也小邦君臣日夕聚首南望以俟者惟冀惠  
澤克竟雷霆有厲隻輪不返鯨浪永帖而今乃無他  
端與伊俱來遍歷小邦達諸上國當職聞此且驚且  
怪莫知其倪以為賊既為媾無足猜捱則集鏡之狀

如前所陳以為賊勢方熾姑且羈縻則先示其弱侮  
予必大進退無據坐墮計中當職雖無似粗知有倫  
紀矣粗知有義理矣此賊燔燬我宗社屠戮我民生  
掘發我墳墓灰燼我先骸遺墟未掃復土未掩萬世  
之讎一息難忘雖力絛勢孱憤惋莫白而摧傷號慟  
固已肝蝕而腸裂矣縱不得操戈袒擊彗掃兇蹤又  
何心許其過境任伊朵頓復使之由郝厯墓使吾先  
王赤子為伊供給而趨走乎天地日月臨之在上夫  
豈忍此設令當職重違大人之命而小邦人民有父  
母焉有兄弟焉有妻子焉舉其讎也有父母者報父

母之讎有兄弟者報兄弟之讎有妻子者報妻子之  
讎則是天理之攸發人情之必至大義之所存雖當  
職亦安能逆天理乖人情拂大義為此賊地乎此其  
不可許者已質諸鬼神而苟使此賊儼然橫貫腹裏  
則大人以為利害如何而終可保無他虞乎以私憂  
計之小邦百敗僅存奄奄如縷自南極西列郡焚燹  
腦醬布野餓殍填壑千里相望有同虛邑兵力之強  
弱資糧之饒乏道里之迂直形勢之難易可一舉而  
諸委異日兇鋒之先導恐未始不由於茲行小邦西  
路上國門戶順安迤西賊未偵訶者天幸也無高山

大川為之開隔而此路一脉又為賊所悉則豈獨為小邦之憂哉况天朝許貢唯許凌波舊路未聞其由我地方而創自賊謀莫或遏絕此尤未解者也竊觀洪武年間其國王遣僧朝京以無表文却之其臣遣僧貢馬及茶以其私貢却之又以頻年為寇令中書省移文責之安置所遣僧于川陝蕃寺且於永樂宣德之間定厥貢期貢船有不如制則皆以寇論皇朝之待此賊可謂至密而禁防界限有嚴且截矣神謨遠敵卓乎其不可及而海寇之不敢作於東南者且百年矣今乃如是則得無貽悔於後日乎天下之事

無兩端道理戰則戰和則和焉有一邊搶掠一邊歸順而能保其不反嗟乎是無異引虺蜴而處堂驅虎兇而同室曰彼不侵我彼不嚙我寧有是哉近聞秀吉申敕兇徒肆毒蓋熾翼而角之非計之得一邦之安危雖小天下之所繫非輕伏頭大人上會天理人情之不宥已下揣賊徒兇計之不可測遵先期待夷之成範諒小邦危迫之懇誠永絕窺覷之萌以終興滅之勲則其於小邦社稷生民之望豈勝幸甚

移宋經畧應昌咨

為細打將官措押防賊事云云當職竊念此賊兇強

桀逆恃嫚矯誣之狀蓋已畢露於明鑑之下矣其不許沈官帶賊偕來者足見大人杜姦萌折狡謀為小邦慮萬萬而將領諸人或未體大人深意視賊徒入境諉之當然小邦將官執言詬訶則橫加嗔怪隨意棍打果何如也小邦君臣一息尚存則其於此賊所不共天今於牌文之外賊倭二百猝然來迫則小邦邊吏將坐受蹂躪而不復訶問歟乃反嚴加暴怒使嫚天犯順滅人家國者反被將護抱怨茹痛為君親報仇者未免僂辱小邦將何恃而圖存折我忠義之氣長彼兇逆之勢此當職所未解也

移宋經畧應昌咨

為緊急倭情事云云為照伊賊搏噬之心未已桀黠之狀漸著搶掠自如巢窟猶牢其鋒未嘗挫其勢未嘗燿如此而舉眾引還蓋無是理外示回巢之形還厥俘擄之人者要不過緩我之備弛我之圖以冀再逞也今則過海之傳已歸訛誤沿邊之地尚為賊有况晉州新破士無固志嶺南諸將兵不滿萬形懸勢孤腹削愈甚倘或因此捲而北上則土崩魚爛可坐而待言念及此罔知依措鷺鳥將擊必先斂射虎將噬必先伏見其然也遂謂之無患則其不為抉裂吞

審者希矣伊賊之謀何異此苟不及此機會大震威靈以汛掃之則小邦之沾危必不復而伊賊之朶頤終未艾也如蒙大人矜諒小邦統總將領指揮南下則小邦亦當收合餘燼悉索敵賦以助犄角之勢使雕題遺醜不得更肆凶鋒萬世深讎庶可一灑懇乞大人終始圖之

移揚經理鎬咨

為再准軍門分付不敢擅便南發事本年十二月十二日當職親進軍門告辭仍准面諭節該說稱郝城根本重地不宜暫離如是國王南發倭賊狡詐不無

乘虛掩襲之事且國王護衛兵馬必多供億不費國王南發有害無益當職回說天朝大兵俱已南發當職切要隨行催兵督餉已於經理提督兩位前稟了日期勢難中止軍門說稱經理提督臨去時分俱無這等說話我與經理上本時分亦無這等說話於本月初八日將與國王鎮守郝城緣由已經上本奏聞尤不用捨而之他且國王南去只是策應南邊一面西北之事不得催督尤係虛疎不如留守根本之地料理四方之務除國王供億之費以補軍餉除國王護衛之兵以用戰陣甚為便好說罷十四日當職再

將前因及切迫等情揭稟軍門隨據伺候陪臣李元翼啓稱蒙軍門面諭節該說稱我留國王非要跟我亦非為本處孤危後來兵馬亦多是以鎮守都城但以國王南發必多護衛兵馬這費糧餉州縣奔命不專討賊且國王在此彌令策應誰有謂偷安者臣回說天朝將士為小邦遠來觸冒霜雪進臨死地因此國王煩惱寢食俱廢將要前往忠州等處催督兵餉策應諸事仍叩頭再三陳懇竟不允准等因據此查照先准經理及貴部分付事理已經申飭各該部臣裝束行李擬於本月十一日起身前去發程前夕告

行於軍門不期軍門大人諭以題請鎮守不許南發累陳懇迫終未獲請既歷嚴命不得自由徇徕悶縮罔知所以竊念小邦剪焉傾覆之餘無復有自為之勢而幸賴聖天子異恩迫出千古再發大兵不以為擾犒銀賜糧不以為費直搗釜山不以為遠雷霆南下聲勢震疊貴府以督府之尊總戎之重親握軍麾遠涉荒墟天威所及兇首膽破保存屬國在此一舉其在當職惟當董率臣民效勞戎行筋力所到髮膚不惜其安敢晏然退在獨以賊虜遺之乎不惟是也南邊地方殘破最甚天朝將士為小邦驅馳跋涉備



嘗飢渴嶠外風霜艱苦萬狀接待供應必皆不成形  
據至於調兵轉餉等事雖使當職在後親督猶懼不  
濟况在此踰令豈能有所措畫乎是則當職此行在  
貴府雖不足為有無而在小邦所係非細六年對賊  
始辦此舉區區之計講之已熟既已祭告祖先神靈  
祈請土地山川教諭中外臣民不惟面稟貴府非止  
一再大小將士無不知之而一朝停泥有同兜戲將  
謂當職何如人耶欲去則軍門有命欲止則貴府有  
期事體兩難不敢擅便乘馬班如夙志未遂身留心  
往寢息不寧上以欺諸大人中以欺神明下以欺臣

民皆緣當職無狀致此狼狽瞻望行塵只切馳邈惶  
報悶鬱不知所言

大提學李廷龜製

移楊經理鎬咨

為照南原之圍日急一日兇賊聲焰已到任實地方  
四出搶掠彌漫村野楊總兵以數千之軍血戰孤城  
今已七日聲援莫通信息無憑當職南望痛哭恨不  
能即死於圍城之下叩心頓足不知所以况洛江汜  
流之陣右路分派之賊聲生勢張其鋒甚銳二道郡  
邑次第瓦解南服僅完之山川再入豺虎之窟穴小  
邦兵單力絀莫能抵敵土崩波瀆禍迫呼吸今日所

侍只是天兵了遺生靈之命俱係於此而第念都督之軍既甚單少師期尚遠形勢未定兇狡之賊倘或覘知乘此大軍未集之前以逞輕兵猝襲之計各處分割之軍俱係孤弱緩急莫得為策首尾不能相救不但南原之圍無力可救目前之禍有不可言竊聞遊擊彭頌若干精銳時在貴院標下煩乞貴院俯燭小邦事勢急迫即調本官急率所領之軍馳赴京城與麻都督協議進勦以成犄角之勢不勝幸甚

大提學李

回邢軍門玠揚經理鎬咨

為緊急倭情事為照當職本以謏薄受天子明命承祖先遺緒職守東藩乃不能思患預防猝被狂寇猖獗一敗而不能自振至於再勞天兵暴露數千里外封疆日蹙國事愈急重貽天朝東顧之憂即當職辜恩失職之罪已不可勝贖欽蒙聖恩寬大涵容如天地愛育如父母前後勅諭責勵之切丁寧懇惻不啻如耳提而面命當職雖極無狀其欲惕厲懲愆以期報効於涓埃以求生全於憂患乃日夜誓心刻骨而不敢不勉者也惟是當職才既劣下勢又艱難跋履望行不能及遠凡給舍所論當職實固有之不敢自

解獨其甘心為倭之說當職之心誠切痛傷當職為此賊所迫宗廟墟矣社稷亡矣人民盡矣環顧事勢無一可為而區區之意只欲憑仗皇靈剪滅仇讎取此心天日照臨今惟來咨慙懼隕越無所容措將擬具本專差陪臣馳奏竊罪外仍念小邦民人酷被寇禍父母妻子悉見傷夷悲哀痛毒其身雖在其魂已奪雖萬加振勵未易變強一聞賊聲恒慄畏怖皆懷驚散以致守令奔竄軍校空虛當職雖私切憤痛何補於事其不能整飭之失實在當職其又何辭願念小邦臣民雖積慙甚輒而粗知義理寧竄伏偷生

而前後未有一陪臣順賊投降者其中愚下之民或有為賊所脅不能自脫者有之至於全州之潰則專由守臣處置乖當方行拿究得情處斷當初屯賊顯有直擣京城之勢而星州高靈為慶尚中路最係要衝陪臣李元翼權慄分屯兩處原非搏戰之將只分兵指授節制東西兩路使之共圖遮遏而已不期中路之賊從陝川草溪等處并移南原李元翼權慄為賊所阻中間道路隔絕其不得赴援南原則其勢有不得相及厥後聞賊衆已犯忠清糾率兵衆來趨公州直路頗有斬獲其情初非出於逃竄金應瑞則文

與賊對壘熟知屯賊畏憚天兵一聞師期妄欲假借  
聲威輕行恐脅其心雖非出於賣國而漏洩軍機則  
誠有可痛已令革職為兵戴罪自効小邦雖甚委靡  
亦嘗畧有法紀苟有逃竄賣國如咨內所云者則何  
敢容貸自棄其社稷大抵小邦與此賊誓不俱生所  
患力不之耳今貴部院貴院及經理都院總督軍門  
鎮守總兵俱以天朝大臣之重仰體皇上至意規畫  
處置指授方畧必欲拯濟小邦無遺策大兵既集  
人心齊奮當職計此賊窮兇極惡授首有日當職敢  
不沫血飲泣淬勵奮發董率臣民凡所計畫悉遵貴

部院貴院分付奔走奉承以死為期煩乞貴部院貴  
院諒小邦之勢哀當職之心備將前因轉奏天聰貴  
當職之前愆責當職之後效使天討畢行於兇頑妖  
氛廓清於海隅則庶小邦得以再延墜緒而於天下  
之計亦為幸甚

移邢軍門玠咨

為乞明辨流言鎮定軍情以畢征討事當職查照經  
理都察院自渡江以來規畫事務晝夜焦勞修補器  
械督辦糧餉必要勦滅倭奴以完東事上年七月賊  
首行長襲破閑山舟師八月攻破南原殺天兵三千

文苑叢書 卷之三  
清正又領兵繼至蹂躪全忠二道勢逼京城城中洵  
懼將潰本院自平壤馳來撫定遺民申飭將士挫賊  
之先鋒而賊遂以遁京城之得免再陷則本院之力  
也本院冰蘖自飭供奉大約雖一菜一粒皆捐俸錢  
取給朝夕兼又法禁嚴明將率畏戢侵擾之弊此前  
頓革此則小邦三尺童子亦知感戴上年十二月時  
分本院親督大軍一同提督南征衝冒矢石燒破賊  
砦圍困兇首捷報踵至遺民鼓舞其時當職念本院  
及提督暴露辛苦日差陪臣探望各據回稱本院探  
甲上陣不避凍餒與諸將分勞日久愈勵續據陪臣

權慄等跟在陣後節次馳啓與各起陪臣所稱相符  
及其退兵時分經理與提督見我兵既走賊援盛集  
相機班師傳令步兵先出仍將遺下糧餉盡行焚燒  
挑選馬軍身自為殿賊不敢追躡師賴以全是役也  
清正雖網漏而至今喪膽不敢再動小邦軍兵拾作  
天兵貌樣則樵採之倭亦皆走避因此慶尚左道全  
無侵掠之患得安農作其功豈曰小哉當職即要備  
將本院及提督并諸將勞績具本奏聞以謝皇恩而  
被本院力止而止此等曲折貴部院所親見而洞悉  
者當職每以此歎然今日之論反致紛紜竊未曉其

故也當職偶得於流聞則其中尤不近似者即小邦  
娼婦親昵於憲臺是已以此推之其餘固不足辨矣  
况島山征勦實狀及各營功罪并人馬死亡之數既  
有跟隨陪臣又有領兵陪臣俱在陣上自見備悉天  
日照臨豈敢虛誑昔高皇帝初即位賜小邦詔書有  
曰國王與倭奴為隣京都及沿海地方宜設築城子  
教戒勸諭如父誨子小邦至今感誦即自本院欲設  
備屯守以防倭賊此是經理職內要務乃以是為本  
院之罪而錯疑小邦小邦之人曷勝冤痛其亦與高  
皇帝詔諭旨意大相遠矣當職仍照此賊屯據海上

七年為禍者蓋以羈縻之說為奸計所中屢致差了  
事機耳到此地頭其講好而不得了事雖愚夫愚婦  
皆所洞知清正下倭豈真以講和來而本院反不商  
量為此計耶去二月時分清正差倭奴一名與被擄  
人一名假稱奉書提督仍探我虛實行至竹山本院  
拿治南邊防守將領着令擬督府差家丁令小邦通  
事將被擄人發還小邦將倭子交付南兵副將即其  
事狀如此又於本年四等月內行長遣朱元禮要時  
羅等潛圖緩兵欲以探聽消息本院洞察伊賊情形  
拘留其使不發其書惟欲以兵威收勝萬全茲者本

院被叅各營搖動賊方且以計緩我待時再逞小邦之勢十分危迫而本院離任種種潰裂人心亂駭如失所依若此傳言透入賊中則伊賊必抵掌而起寧不寒心今查倭賊東自蔚山島山西至順天倭橋連亘九百餘里城柵羅絡除小寨不計外列營屯據通共有二十餘區其賊兵多少據此可知乃云倭衆本少而張皇馳報要減兵糧其定計何缺當職所深痛者天朝水陸大兵朝夕齊集發還錢糧已過累十萬當職與一國人民奔走拮据竭力供給指日期滅此賊小邦不幸流言遽布衆情俱解一場事機反被毀

了當職痛悶流涕不知所為仍照各該走回入告稱倭賊添調兵衆將以七月後渡海進搶此正申飭將士先事制人之秋如催調後起缺兵及時遮截海口使往來斷路則賊必疑懼而勢便於火攻矣本院被叅而訛言方起今日之所依仰者唯在於貴部院幸加矜濟速完一着本院欽奉聖天子明命經理小邦小邦存亡都在於此倘本院舉措多有不韙則小邦之事已先毀矣小邦何敢費辭厚辦自促危亡之禍以陷誣罔之誅乎煩乞貴部院備將右項切迫緣由作速題奉明辨流言鎮定軍情亟行天討俾絕後患

不勝幸甚

回萬經理世德咨

等因准此即遵照兵部題覆內事理會集文武陪臣  
再議得小邦積敗之餘喘息未定兵單力絀不足以  
自守善後之圖唯在於留兵兵多賊必畏戢兵少則  
賊必生心其為利害不待智者而可料以小邦自為  
之計豈不知所擇哉第以師行糧從兵不可一日無  
食必須先論餉之贏蝕可議兵之多寡因此日前當  
職與各該陪臣酌量小邦事勢有此八千之請今者  
兵部更慮留兵單少不能捍禦後患復有加留之議

其為小邦計至矣小邦固當感激遵奉之不暇然事  
當量力謀必審勢不量在我之力徒欲多留以自衛  
日後糧絕大軍枵腹則脫巾之變其誰任之深恐誤  
事辜恩貽皇上之憂誠切憂憫不知所以小邦以兵  
火極蕩之餘力接應大軍于今七年民生之膏血罄  
盡於奔走轉輸之間不但軍餉屢缺至於支頓供役  
之具亦不成形據賴諸部院矜憐將就得以支撐加  
以今年旱風為災水田失稔收穫不敷大米踊貴秋  
場纔斂民已呼飢雖嚴勅管糧陪臣多方收集內而  
百官坊民外而窮閭單戶計口收米頭會箕斂至於



賣官鬻獄募民稅商凡間得粟之策纖細畢講而地之所生既斲民之所儲已罄所得零星隨到隨放該收之稅該入之米僅足旬日之用八千之糧猶恐未及支繼今若加留決難接濟貴院按臨小邦既久小邦事情想已洞燭渴急之狀若不垂矜察憫迫之情終無所控告煩乞貴院速行裁減俾小邦得以濟餉不勝幸甚仍照龍山倉見貯糧豆萬分缺少畿甸州縣則公私之儲收拾殆盡惟仰外方各路調度上送而節屆嚴寒運路已絕京城之餉百計無策煩將貴院及督府標下官兵分送黃州平壤義州等有糧地

方以紓天兵庚癸之急亦甚便益

大提學李廷龜製

回徐給事咨

為奉勅覈勘東師諮詢戰守機軍事竊照當職才既謏劣勢又艱難被兵七年不能自振煩奏乞師再勤盛舉以貽天朝東顧之憂失職辜恩罪無所逃聖恩如天曲加矜憐增兵增餉不啻救焚拯溺絲絲扶植以至于今大兵已發師期有日當職與一國臣民感戴洪恩晨夜雪涕惟劬粉骨糜身庶能仰酬其萬一查得本賊強梁海外肆然自大箴兌積恃一天地間毒種無故興兵毒害小邦封豕長蛇為荐食封疆

之計屯據海上留連不退或陽為乞款以試淺深或  
羸師示弱以緩軍心雖天朝許其封典而桀逆滿甚  
使節纔回兇鋒又至南原之陷敗殺天兵至於三千  
是其兇謀奸計固非但已上年賊首行長等分道進  
搶長驅之計已迫漢南都城洵懼莫保朝夕幸賴總  
督軍門指授方畧經理都院單車赴難冒入危城鎮  
定人心遂約束諸將却賊於談笑之頃俾小邦得免  
魚肉而其後島山之捷天威益振賊氣大挫雖未縛  
取清賊亦一曠世之奇功迄今全慶兩道得保餘燼  
者皆此一戰之功大抵夷虜禽獸也乍叛乍服固其

常態而奸狡變詐此賊為最若不芟夷蘊崇絕去根  
萌則區區約誓不足以戢其兇謀而適啓其陵侮之  
心語云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伊賊雖曰兇獍難制而  
七年容土選鋒旣統生兵未添聲勢亦殺而兼又屯  
列各處兵力自分浮寄孤懸不過為送死之寇而其  
所以跳躍自強者亦可謂末勢耳猶且蜂蠆肆毒敢  
抗天威者特以日前未嘗有一番懲創故耳天道好  
還人心齊奮自厚其惡理豈終久自今大兵已集糧  
餉粗辦騎步協勢水陸並舉皇靈遠暢聲勢堂堂舉  
而臨之不啻壓卵小邦存亡只在此舉倘或遲疑等

待撫機不斷兵疲財匱蹉過秋冬使十萬之師徘徊  
消縮漸至軍心日怠賊備日固春汛添兵大舉衝突  
則小邦之糜爛已無復言而竊恐天下大事自此去  
矣其在小邦之人可不自力耶第以軍興既久匱竭  
已極外以備禦強寇內以供奉天兵一脉僅延不絕  
如綫而然方殫竭死力務期接濟庶幾憑仗威靈以  
討此賊何敢一毫自忽以誤大事以言其地利險要  
則小邦京城以漢水為固而忠州在漢江上流當烏  
嶺竹嶺兩嶺之會所謂烏嶺竹嶺者乃慶尚忠清連  
界之間而頗有棧道鐵山之險稍可據守秋風嶺亦

在清州金山之間而地勢比烏嶺平坦大槩小邦本  
是彈丸蕞爾之區雖有溪山之險其間形便可據者  
無幾惟是小邦與日本隔以大海風濤之恃而今既  
失守天塹之險已為賊有全慶以南無復形勝可以  
界限賊若留屯海上以為巢窟而乘時出沒則自慶  
尚至江原自全羅至忠清京畿其間道路不遠遺民  
駭散無所棲泊必不能收拾自保以為拒守之計必  
須一舉蕩掃驅出境外使無一個倭賊然後水陸之  
兵次第臨海以言其兵馬簡鍊則小邦再被賊禍官  
兵死亡殆盡招集雜色男丁畧加訓練見在東路協

三才備蓄 卷三  
二  
勤者五千五百餘負名見在中路協勤者二千二百餘負名見在西路協勤者一萬餘負名見在海營協勤者七千三百餘負名雖各粗習武藝而該數不多衣甲未備若使協助天兵則猶可張其羽翼誠不可獨為抵敵以言其糧餉則小邦根本在於兩南而自再經賊燹公私倉廩盡為灰燼而生穀之源絕矣百計拮据收合零星而生聚無因數甚不敷三路及海營俱有調度陪臣專管轉運收放又於傍近州縣盡括公私米豆以圖接濟今又秋禾已熟收穫已盡另於常額之外多方設法勸募民間或買辦收儲百般

添助底冀不致虧缺以言其城郭繕修則小邦三面受敵自有國以來京都及沿海地方俱設城壕自被兵之後賊鋒經過之地城柵俱被夷殘全羅忠清慶尚京畿等處已經審擇險要在處設築山城以為保守捍禦之地而只恨民力殘匱不得如法修葺若其淪陷果否收復則小邦全慶地方再被淪沒旋蒙天兵救勦漸次收復惟慶尚左道蔚山梁山東萊右道金海昌原熊川固城巨濟晉州泗川昆陽南海全羅左道順天等州府郡縣尚被淪陷目今三路齊進庶幾得以恢復舊疆至於賊數去留多寡則本賊去來

文苑叢書 卷三  
無常朝夕異形各處邊臣馳報多得於走回人等傳  
說前後不同委難指的姑據各處哨報慶尚左道蔚  
山郡約有一萬餘名釜山浦約有四五千名梁山郡  
約有四五千名即甲斐守所領右道金海府約有一  
萬餘名即豐直茂所領德只島約有四五千名固城  
縣約有六七千名鎮海縣約有四百名晉州約有  
四百餘名巨濟約有二千餘名泗川縣約有七八千  
名或云一萬餘名昆陽郡約有三百餘名南海縣約  
有一千餘名即平義智平調信等所領昌原府熊川  
縣兩處留賊未知的數而熊川縣即大營豐茂守所

領全羅道順天府約有一萬五千餘名即平行長飛  
蘭島等所領而老弱俱居三分之一然而處處築城  
積餉聯絡形勢了無歸巢之意其情形向背雖未可  
料測兇悖之狀既如前所陳其信然蓄謀以逞其滔  
天之惡者固非一日而方與天兵互相廝殺畧不顧  
忌則向背所在固不待智者知也仍照賊首之中清  
正雖甚暴桀而特是好鬪之一夫狡詐包藏行長為  
最自前小邦及天朝被瞞於此賊者屢矣陰懷異圖  
主張兇謀而外示恭順每以講和撤兵為言勢窘則  
搖尾覲款以緩我師使其兵退乃復逞毒前後背約

文苑叢書 卷之三  
幻矣天朝再動兵戈者皆此賊之所為今者大軍壓  
壘天威震動乃鼓其餘智通使乞款誠可痛憤倘或  
落伊巧計淹然不發蹉了事機則師老氣衰大事誤  
矣竊念天朝為小邦發天下之兵動百萬之資大事  
垂成十已八九既已救之於始寧有不繼其終既能  
遏諸方張焉有釋彼殘寇小邦當竭措糧械悉力供  
給協助聲勢以收全勝而已只恐大事好乖群議易  
動不能趁期勦滅未免守以持久使小邦餘力不能  
支撐而先自潰裂也貴科欽承嚴命查勘東事先聲  
所及風彩立變當職手額以待願陳所懷而不鄙夷

之先行咨問仍勉以古昔賢王中興之美佩服感激  
不知所言小邦今日百萬生靈之命俱係於貴科煩  
乞貴科上體皇上拯濟之仁下念小邦危急之狀一  
面備將前情作速題奏一面嚴督各營一舉殲殄使  
東征之事得早結局以活遺民小邦幸甚天下幸甚

回劉貞外黃裳咨

為荷恩莫伸謝情事竊念當職持守亡狀不能為不  
可伐之國以致海島醜族盛其機毒以來逞于我一  
朝翦焉其覆亡于時經畧實膺皇上之命萬里莅征  
以解倒懸之急而拯之墊溺之中三鄰八路次第收

復所謂存亡興滅生死肉骨之義舉仁施義彼于一  
邦而其畫難運奇之秘指迷提昏之殷則當職尤知  
所自而為賜者自別寔惟大人殆天所以授大醫王  
於小邦絕命之日也前後文帖之間委曲所形雖片  
言隻字謹皆珍重如敬神明也茲者海氛未殄於餘  
惡籌設復紆於留兵矧旌帷無撓過江則邦人猶懸  
慈乳忽聞屬騎將戒梁舟是我再造僅完之山河已  
出仁人君子之度外耶所恨不克躬自趨走攀駐須  
臾且露區區謝悃於塵下也不勝傾荷瞻戀之至  
移劉總兵銜咨

為荷恩還都復有危悃事竊照小邦幸蒙皇靈疆土  
幾盡收復海徽殘兇終是倣息天兵雖撤尚仍揀留  
况我大人寵秩所以進專征威名足以驅醜類使蓬  
蒿滿目之場有虎豹在山之勢當職得以去偏保之  
地規再恢之基微我大人繫誰之賴已於本月朔日  
進還漢城省循廟塋而少殘痛哀飭撫臣庶而沆期  
有集激感知自曷形謝詞就據慶尚左道巡察使韓  
孝純啓稱本道賊勢機張縣東萊縣釜山鎮蔚山地  
西生浦梁山地甑山下龍堂等處如前聚屯間或四  
出焚蕩搶刈禾穀劫殺人民復於九月初五日千百

文苑備考 別編卷三  
二  
為群焚蕩於慶州地至將黃龍寺留貯米千餘石幾  
半掠取去說等因得此蓋以方纔收拾於餘燼又遽  
震驚於毒鋒當職與臣民其不知死所矣竊意斥侯  
報警大營已先得之雖仁人拯溺之本心匪待於疾  
呼以禽鳥傷弓之易駭輒煩於哀鳴不勝傾荷懇迫  
之至

回麻提督貴咨

竊照蠢茲小醜當滅亡之期違天逆理再逞兇計罪  
盈惡極自速天誅不惟毒害小邦殆無噍類乃至戕  
賊天兵不復顧忌長驅之勢薄于漢南幸賴稷山一

捷天威震暢兇鋒頓挫捲甲潛遁而其蛇豕之毒遍  
於三路滔天之計固不但已堂堂天朝貸死許貢恩  
典既極出師問罪威聲方赫而乃敢干威背恩下手  
唐突至於若此是其目中無復有者其視殘滅僅延  
之為如何哉茲者伏聞聖天子赫然震怒大發兵糧  
臺憲總戎重臣督運組甲蔽海直搗巢窟飛輓絡野  
連亘遼燕水陸夾進並力齊舉不但殲此送死之殘  
孽必使片帆不還又將集彼逆天之老首無俾毒種  
或遺先聲所及遠邇增氣風雷鼓動山海震盪凡有  
血氣者雖在瘡痍溝壑皆願忍死須臾以覩盛舉當



職一國臣民含恩感泣奮義策勵即將咨內事意傳  
諭各道使之振作鼓氣協助聲勢上雪天朝之羞下  
報先祖之讎不勝感惕欣悚之至

大提學李  
廷龜製

回遼東都司咨

當職失國西遷窮蹙至此賊鋒在後封疆已盡其於  
乞命朝夕之計不得不控于天朝而願此事係誰家  
禍當誰任乃敢不自盡力而貽憂父母之邦哉今照  
來咨所陳慙惡良深但其咨內數款有非情理所近  
者不得不苦詞自列伊賊之至弊邦軍民骨肉為其  
所殘妻妾為其所辱蓋藏屋廬為其所焚掠其所怨

毒於賊者在人情如何直欲齒決其肉而力不逮矣  
及見天兵來援報復有藉則其攢刃思奮者亦如何  
耶其無恃順從逆而大夥入於平壤者則可指天日  
或者當初城陷散失兵械甚多臨戰之時伊賊將本  
國弓矢一二遭發射以驚大軍致起疑訝則未可知  
也干戈擾攘之際道路行言易訛而惑前日副總兵  
祖軍中有一小營投入之說當職得聞不勝震駭即  
差陪臣左議政尹斗壽詣軍前籲乞已蒙開釋豈此  
語展轉而遺垢小邦至此耶至於殺賊三百之說則  
伊時弊邦小通事跟入城中者乃所云如此天兵所

文苑補遺 卷三  
嚮既有此說則非當職所親覩之事何必強覈其不  
如此而沒其功哉天朝字卹之仁初不待此何用猥  
獎亦何用蔽諱而重不忠之罪也世子某則前咨所  
具已令權署國事而往保江界者實欲父與子分駐  
以冀一處獲保而幸延血食耳小邦之情其亦戚矣  
江界僻在一隅無以號召遠近已於去七月日自江  
界道中趨江原道伊川縣撫集各道士民不意伊賊  
追入縣界本月初二日移駐道內成川府始令原任  
巡邊使李鎰領江原黃海京畿等道兵一千來與李  
贛等合勢則天兵之所未見整兵者固其所也近者

平壤原賊悉衆西出進迫順安縣十里地節度使李  
贛等極力攔截又於本月十三日薄城血戰所射殺  
頗多猶得保遣時日但念咸鏡之賊若攔入陽德等  
地方平壤之賊又向永柔等縣繞語繞出軍後則小  
邦兵馬必力分不支如欲以待風高土凝則無及於  
覆亡之禍而不得終被字小之恩誠為憫迫

回揚冊使方亨咨

為照釜營倭情聞雖得之偵探豈能真的茲者正使  
出營又未委何故尤以多日不聞所到為慮今僅候  
知行色無恙及准來咨方亨正使之出或為語言所

動而貴府處之坦然無所疑沮收捧封印擔當將事  
曉諭倭將言下鎮定亟止追趕毋驚地方誠古人之  
應變而使命之得體也猶慮小邦錯愕有此戒誨之  
殷固已令人信服敢不安意以承除日後彼中有無  
變動惟候續教

移禮部咨

為辨明事云云竊照小邦凡有事情或報或請須用  
文書其在封疆之上則只得于遼東都司其有使价  
前赴京師則只得于大部有移咨之例雖事係他衙  
門者必關由轉行惟自軍興以來緣事機迫切于兵

部衙門不得必須轉報轉請然且依式樣修咨而已  
乃不因使价之行直發一走遙奉書帖於本兵大臣  
則揆之事體事理寧有是乎當職實不敢知何等詐  
妄人撰出一件文字暗投兵部至於流播當職不勝  
駭懼就又詳其詞節如於南書位滿則錯稱太師當  
職自稱則曰吾曰我陪臣哈奎若永正小率左方等  
云者殊不類小邦人名且小邦豈有此等差遣小邦  
書籍盡為倭賊所得清正豈應討要地圖假令討要  
小邦豈應并與穀種而與之况其所開地形道里如  
至登萊云云者非小邦地圖所有此皆不待多辨而

立見其偽者也若其所以為說之大要則以為倭保  
必其恭順無他上以徵速天朝之恩信於彼當職雖  
至無狀而於讎賊也有所不能自逞其心者然忍至  
於此則亦不能也即取當職前後奏咨考之是見必  
已照察其書之偽妄而竊恐傳聞之人未必盡詳小  
邦事體事理容或以為當職之為也當職不得避煩  
猥之罪而無辨明之言

移禮部咨

為乞遵皇朝儀制以定進京陪臣章服事據禮曹判  
書李廷龜等狀啓節該臣等謹按大明集禮蕃使朝

貢儀蕃使於奉天殿朝見依品服隨班行禮位在文  
官拜位之東云洪惟太祖高皇帝折衷百王之制定  
著一代之禮其一統四海納之軌物之意蕩蕩乎蔑  
以加矣而我國前後陪臣隨表進京每於朝天宮演  
儀時分例以玄盤領隨班上年賀至陪臣吏曹叅判  
鄭經世等呈文禮部欲以朝服行禮而本部以節日  
已迫未可輕改為辭云竊念我國凡典章文物一遵  
皇朝之制其遇節日望闕拜表迎詔等例國王用欽  
賜冕服大小臣僚悉以朝服行禮此實二百年通行  
之禮無非所以遵奉皇朝所定之制也而獨此進京

陪臣捨國內行用之法服以玄盤領從事乃於玉帛  
會同環珮鏘鳴之日服色殊異儀章斑駁有若區別  
者然非徒不經甚涉羞耻此必先前本國陪臣偶於  
進京隨班之時用此常穿之服天朝只謂外國鄙陋  
不知禮制遂不責備因循習謬以至於今耳目所習  
不覺其誤豈知高皇帝所定之制明白若此我既知  
其無據則固當速改而歸正合無備將前項緣由移  
咨禮部本國進京陪臣自今以後遵照大明集禮之  
制許令以朝服隨班以正儀章相應等因具啓據此  
當職為照小邦雖陋世被東漸之化禮義之稱見賞

於中朝憲章文物悉遵華制天朝之視小邦有同內  
服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定為一代之禮陪臣冠服之  
制欽蒙列聖頒賜進貢陪臣皆令以朝服行禮其一  
視同仁之義至矣盡矣而集禮之書刊行中外正如  
太陽中天萬物咸覩小邦遵奉此制固敢違越故凡  
遇節日望闕拜表迎詔等禮君臣上下皆用法服即  
事獨於進京朝賀萬國會同之時不得具禮服而隨  
班則是乃天朝頒布之禮制行之於國中而廢之於  
大庭也豈非紊舛之甚乎此不過先前陪臣偶然不  
察習謬成例以至於今耳事係儀章實關國體既知

其非則安敢因循苟且不為釐正而自外於聖朝同  
文之化哉煩乞貴部曲察前項事情自今以後遵照  
大明集禮已定之制使小邦陪臣許以朝服行禮不  
勝幸甚

回王撫院咨

准此為照蠢茲小醜敢抗天紀長蛇封豕荐食中  
土始焉負嵎跳梁終至吞據遠瀋罪惡已盈神人  
共憤凡在食土含血皆思鬻肉寢皮小邦誠切敵  
愾義不共戴而自遼城失守之後鴨江西岸變為  
賊巢道路阻隔豺虎縱橫屢遣哨探輒被攔扯往

來傳說疑信難憑未知天朝作何處置兇賊作何  
動靜王師進駐何處用兵當在何時除專差陪臣  
權盡已等泛海西往奉表陳慰外天朝消息久未  
詳聞西望悶鬱但自搥胸即接咨內事意始知天  
討將加神威遠揚貴院受命專征獎率三軍踰名  
北虜小邦雖在僻遠聞之不覺膽聳鼎魚倏息穴  
蟻何逃送死殘孽將見懸首於不日區區歡抃曷  
勝仰喩第分路進討必須布置得宜力敵兵均期  
日並舉乃可濟事已未東路之輕進可為前車之  
鑑今者都司毛手下之兵僅數百登萊水兵亦不

三才圖會 卷三  
滿千以此孤軍輕蹈虎穴恐非長筮小邦兵力本  
來脆弱頃年深河之役健兒殆盡今歲詔使之還  
水率淪死此則天朝諸大人所共明知者也目下  
雖團聚羸弱以防此賊西北千餘里之境皆是受  
敵之地掃盡域內之民僅派防戍之卒處處孤弱  
自守不暇今欲撥兵而渡江空圍而趨利則兇賊  
豕突之患誰得以禦之剪焉不支彼此莫救則雖  
欲竭力倚角共圖遠事得乎今方以此等事情通  
議於郝司毛相度機宜務出萬全小邦原有防邊  
將領先依咨論駐劄界上先聲後實多布疑兵以

聽指揮而即奉登萊巡撫陶咨已發水兵十萬聯  
絡朝鮮共圖征進云姑待此兵齊到江口西師進  
壓賊路約日剋期東西齊發以收全勝之奇功不  
勝幸甚

回登州陶軍門咨

為照小邦自遼路阻絕之後父母之邦消息邈然  
未知大軍方住何處未知師期當在何時進勦機  
宜作何籌度分兵形勢作何布置哨探無憑傳說  
難真如兜失乳如瞽無相西望雪涕日夜捶胸奔  
問大朝只有水路為此專差陪臣權盡已等泛海

西往奉表陳慰而風濤險遠生死未卜今因護送  
將官之還始聞仰仗皇靈得踐中土仍蒙貴院啓  
諭事理恭審天朝大發水兵天伐用張貴院特承  
簡委專管東言其設施方畧不啻耳提而面命此  
非獨天下之大計實小邦存亡之判聞來膽聳倍  
激敵愾之心蠢茲逆奴罪惡已盈天促穢運自送  
其死鼎魚穴蟻倏息游魂允在食土含血皆思食  
肉寢皮况小邦於天朝義則君臣恩猶父子臣當  
雪耻除兇圖報萬一豈忍共戴一天以賊虜遺君  
父乎聯兵協討雖不命其承况蒙咨誨若是丁寧

奉以周旋豈容少緩第分路之舉事機極重必須  
力敵勢均期日齊會乃可動而無悔小邦兵力本  
來削弱頃年富車之役健兒殆盡西北數千里之  
境皆是受敵之地掃盡域內之羸僅馱防守之卒  
處處孤危無以自保小邦之事亦可謂殆且急矣  
然若河西諸路大眾進壓遼窟貴院千斛龍驤揚  
帆直搗水陸并集東西齊舉則小邦之兵雖極單  
勢敢不鼓氣賈勇以助聲援除更飭沿邊將吏整  
擐兵馬申嚴隄備外先蒙咨會擬即回覆而海路  
難便無因轉達續准再催擬合一併咨復



文苑黼黻別編卷之三

三十一

文苑黼黻別編卷之三

文苑黼黻別編卷之四目錄

揭

回冉天使登揭

與劉揚二天使揭

回劉天使揭

回賈郎中維鑰揭

與李提督如松揭二

慰邢軍門玠揭

與邢軍門玠揭二

回臧叅將金揭二

文苑黼黻別編卷之四目錄

謝揚經理鎬揭

賀揚經理鎬揭

賀麻提督貴揭

回祖總兵承訓揭

回司遊擊懋官揭

回吳都司揭

與李總兵如栢揭

回茅都司國器揭

與陳總兵璘揭

回陳總兵璘揭

回王叅將揭

回許遊擊國威揭

與萬經理世德揭

與藍遊擊芳威揭

與李遊擊化龍揭

回張六三胡汝和教師揭

與沈通判維敬揭

與董提督一元揭

回龐叅將渤揭

與陳同知揭

與宋經畧應昌揭

與劉總兵緹揭二

與吳遊擊惟忠揭

回馮仲纓揭

回宋遊擊大斌揭

與韓布政取善揭

與陳御史效揭

回王差官揭

與嚴都司揭

回毛都司文龍揭

帖

與李提督如松帖二

回徐謝丙生帖

與吳駱宋三將帖

回吳指揮帖

回呂叅軍應鐘帖

賀毛都督文龍帖

回天使帖

回胡遊擊大受帖

國書

文苑叢書 別編卷之四  
三  
答金汗書

與金汗書

頌教文

戒嚴頌教文

分朝頌教文

召募頌教文

斥和頌教文

圍城中諭士民頌教文

下城還都頌教文

宣諭扈從將士頌教文

文苑叢書別編卷之四

揭

回丹天使登揭

仙駟之涉弊疆月換莫矣嚮風瞻宇區區不能已眷  
辱長綫忽及於傾蓋之先深荷大人不外之盛意無  
任感戴儲封之典遙蒙聖天子恩命是實小邦宗社  
之慶何但不穀父子之私情大人以文司近禁之重  
銜命遠臨適值暑令方嚴敲煩為苦道途之艱其何  
以堪之貢慕之情實未嘗少弛迎候菲儀只循故常  
非所以為禮也今悉諭意益深慚悚攀拜伊邇馳泝

更勤未前惟冀順攝自愛另有小帖統希莞入不宣  
與劉揚二天使揭  
自聞皇華之涉弊疆也不穀願言之誠日日以幾仙  
輶漸邇瞻佇彌勤第迎受詔命禮莫重焉不穀躬率  
臣民肅事于郊外天威赫臨不違咫尺自昔必預卜  
瞽史得吉辰乃行不則幾於怠皇命而虧盛禮也是  
實區區小邦二百年遵守之規也茲消十二日敬聞  
于下執事趨承下風屈指亦無多不穀拱以俟之爾  
楮不宣

回劉天使揭

不穀以區區僻壤不虞玉趾之臨也大人不鄙卑之  
屢屈弊邦倣以色辭祥鸞瑞鳳之儀霽月光風之韻  
藹然於樽俎之間不穀何以得此惟聖天子寵靈是  
藉彌不勝隕越于下邦力殘匱供應不稱情不穀惟  
其罪之懼乃蒙眷辱長綫存諭懇摯至以賤譯葦職  
分微勞過賜擡詡大君子度量一何盛也謹當遵命  
損貶多儀已藉手拜嘉所不敢虛雅意也而寶筵瓊  
章又及於弱息把玩莊誦父子同在春風座下也榮  
感榮感仙輶已戒路矣後會杳難期也思之黯黯薄  
具只申菲敬惟鑑存之小晚當候節下姑希崇亮不

宣

回賈郎中維翰揭

藐諸不穀與憂俱生若墮坑塹茫不知自救就蒙鑄  
誨滿紙諄復令人感戴以寡人不德諸臣無似越小  
邦力繇使諸大人替勤籌度不穀惟其罪之恐幸大  
人不寒棄之勉勵其不逮政欲指迷而措昏此實藥  
石之論敢不起敬留兵多寡實係小邦存亡小邦自  
為之圖豈敢自撤其援以速覆亡惟是蕩竭已極誠  
恐致誤大事敢將悶迫事情仰稟經理大人聽其裁  
定而繼承分付即以遵奉之意另行咨復倘蒙垂察

可亮鄙悃如館供虧缺雖是有司不職而不飭之罪  
實在不穀慙赧之外無以為言伺候陪臣等并即超  
擢以副盛教統惟崇照不宣

與李提督如松揭

賓涼饑暑金氣乍冷久勞戎行起居如宜山川隔闕  
候問稽濶載深瞻想恒用懍惕輕裘換綵節序屢匝  
兩雪楊柳不遑啓居者罔非小邦之故感戴盛德食  
息何忘殘寇環聚復逞兇謀回戈內嚮虐鱗張甚若  
捲而北上如去年之為或分犯湖南蹂躪一路則小  
邦兵力已盡軍餉已乏當何以自謀此誠危急存亡

决於呼吸者也自聞此報廢寢忘食怛然不保曉夕  
而所恃以自固者惟大人爾神謨遠畧必能坐消機  
牙苟能董督將領遙指東路迅掃遺氛以竟大烈則  
為恩輕重當如何報也餘冀萬重

與李提督如松揭

一別牙旌屢變星霜山川負阻雲路莫攀瞻想風標  
有同星斗于天惟是豐功偉烈愈久而愈不能忘佩  
德銜恩如在左右也弊邦自大人拯濟真安之後傳  
肉於既骨祗席於水火縣已喪之基業績已廢之裡  
紀衛國之忘亡今六年矣感刻之情實共神人第恨

弱不自振再罹顛隳將不能保大人再造之恩才劣  
祚薄祇自慙隕茲者令季副總大人為小邦信彈勤  
劬先登偉績可趾前休是知急病厚義偏出高門而  
緩急一念為小邦終始也賓筵屢陪宛接典刑通家  
舊分實是夙緣緬想台範益切欽慕今聞繡節移鎮  
專麾閩外歸依孔邇瞻戴深切不惟餘光流蔭是以  
波及偏鄉威聲所暨可見南賊膽破倚仗虎豹之勢  
庶覩鯨鯢之戮豈不欣抃豈不欣抃謹憑歸便恭候  
起居以申拱慰之私不腆土宜詎足表誠衷曲所激  
區區不能已春暄乍暢所冀若序神明統惟崇照不

宣

慰邢軍門玠揭

曩陪德宇率率未竟所懷傾慕之心未嘗一刻弛也  
屢擬更溷館下祇候動靜而辭拒甚牢惶懼不敢  
得陪臣所報伏見丁贊畫本稿驚駭失措不省所以  
小邦不吊于天再罹顛隳幸賴聖天子拯濟諸大人  
勤勞籌度以至今日兵糧大集兇賊遁逃結局大事  
將在此機揚撫院不意革回群情缺望若無所依茲  
幸大人衮舄東來再辱弊疆小邦之民手額迎拜舉  
有欣欣更生之望不料浮言遽至於此讀之未終令

人憤憤不自定此誠由不穀無祿天不見佑以致東  
征大人連被情外之謗叩地呼天更有何言聖明之  
鑑洞燭萬里保無他虞而私衷介介實不自禁即欲  
奔赴祭下以陳情悃而嚴威之下不敢遽進敢憑尺  
牘暴此下誠伏願大人勿為浮議所動堅定素志以  
畢東事不勝幸甚容一面訴統惟台亮不宣

與邢軍門玠揭

昨溷館下辱賜優款薰挹德宇所得已多旋蒙左顧  
過辱盛禮榮耀感幸不容于中寡人南行之計昨於  
陪筵煩瀆強稟而尊嚴之前衷悃莫暴惶懼領命悶



文苑叢書 別錄卷四  
五  
默而退大人以台衡之尊終戎之重受命專制遠臨  
荒域其在寡人固當奔走伺候於繁戟之下豈容捨  
而他適重失藩邦事體誠以天朝將士為小邦之故  
萬里暴露而小邦以蕩敗之極一菜一鹽亦不能支  
供常懷悚惕今衝冒霜雪寄身鋒刃寡人其何忍退  
處而安卧耶况經理提督兩位前十二日從行之意  
已為面約寡人之從行不惟經理提督知之天朝大  
小將士莫不知之今若不為南下或謂寡人厭避退  
縮背約不去其何以自解於天下而此間曲折亦安  
能人人而盡喻乎小邦與兇賊不共戴天之讎今幸

皇靈遠揚天威震疊討滅之期指日可待寡人其何  
敢不為奔走於大軍之後乎且南邊地方殘破最甚  
調兵轉餉不成形樣苟非寡人在後親督則怠者無  
所忌而益懈逃者無所畏而益潰致悞大事有難勝  
言區區過慮實出於此非不知尊威至嚴不宜累致  
煩瀆而情事切迫不得不爾伏惟大人鑑憐此情暫  
許南下則寡人當畧率臣僚星馳下去於忠州等處  
誦令小邦軍民驅策小邦將士俟其畧有頭緒然後  
即當還來侍大人周旋何敢曠日遠離乎此不過旬  
月間耳衮舄東來之始即宜由稟講而陪奉遲遲不

得早承分付有此多少狼狽皆緣寡人不敏之致惶  
報悶感不知所以敢此申稟伏祈台亮不宣

與邢軍門玠揭

秋霖乍霽不審動止何似自聞渡江駐節東來弊境  
佇待行塵積日月矣區區瞻想未嘗少弛于懷不穀  
不吊于天自仙旆西還涉夏入秋靡有一毫自強以  
濟艱難而流言忽起遽失撫院遠近震駭景象不佳  
不穀日夜憂念不知所為大人坐鎮境上信有虎豹  
在山之勢然新經理之行未知遠近而國內空虛未  
有主管兵事之人雖湖嶺諸將列屯相望聲勢之以

相倚緩急之以相仗既有風塵遽起變生呼吸願將  
二千里稟裁以為進退哉自今兇賊進搶為謀叵測  
南圍日聳邊書鼎至人情危懼若不可終日譬猶無  
舟楫而渡江海遇風波而將胥溺及聞大人將至收  
涕相慶咸願快覩衮衣以卜興亡伏願遙驅征軺以  
臨弊邑一指揮之間精彩立變醜虜將畏懼而不敢  
肆列營將維繫而有稟令豈獨小邦之君臣上下有  
所賴也哉茲敢仰瀆嚴威畢露誠悃伏惟裁納不宣  
回臧叅將金揭

星輅一返歲月屢改隔以山河信息無便區區瞻係

實在哀曲一札遠來辭意惓惓千里之情藹然可掬  
披緘驚倒宛接風標感激如何大人為小邦兩年驅  
馳嘗盡勤劬留愛在人清名在石追挹高芬令人起  
敬况新書妙訣實是韜鈴指南要使恬嬉積衰之習  
一變至於節制弊邦之受賜多矣第遵講雖勤富強  
無效兇鋒再煽顛穢又迫孤負盛意祇自慙隕茲承  
申戒益增銜戢便回率率裁謝緬惟崇照不宣

回臧叅將金揭

牙旌西邁已閱星歲嚮往之情諒不能已眷惠手翰  
指教縷縷足見高明不遺之盛意傾慰銘謝曷任云

喻仍念小邦七年兵火僅延墜緒今幸氛翳稍淨區  
域再造絲毫纖介莫非帝力况如高明曾臨敝服跋  
涉荒墟衝冒鋒鏑辛勤勞苦萬倍乎他功烈不刊在  
人耳目真鴻無迹而馨聞亘存光塵已邈而瞻慕長  
懸豈料茲者得接尺素於累千里之外而復蒙高明  
軫念下邦查撥漂到人民致之再生之地非我高明  
勤厚之意何以及此其為感荷實難容喻山川間闊  
奉晤靡便臨風馳遡只切依黯別錄土宜畧申慚悃  
統惟下亮

謝揚經理鎬揭

大人自膺命東來洞燭小邦危亡之勢誠心惻憐銳  
意拯濟允所以畫難運奇措昏指迷者俱出於惓惓  
寡人銜恩感德西望雪涕惟是謏劣莫克體承盛意  
是懼今者大人以固守京城防備江華等事丁寧敦  
諭不啻耳提而面命其深機遠筮足以逆折兇謀固  
結民心使數千里封疆恃以無恐是大人一言之賜  
為小邦再造之機謹當遵奉教諭飭勵臣民寧容少  
緩以誤大事舟師一潰兇賊再肆滔天之禍迫在呼  
吸大軍未集形勢尚孤奸謀有餘虛實已覩思之氣  
塞不知所言惟願大人催趨水陸兵糧及期遏截庶

使垂亡之國復再存也禍迫燃眉干冒崇嚴死罪死  
罪入秋乍涼伏祈若序加愛統惟台亮不宣

賀楊經理鎬揭

即見軍門飛報大人親督大軍進薄堅城蔚山一塵  
鯨鯢盡送死之首窮蹙一窟喘息須臾而天威壓  
卯穴蟻何逃是知逆醜窮兇極惡自速天誅小邦數  
千里烝黎俱值再生之會捷音風馳懽聲雷動寡人  
聞之驚喜不自定幽與祖先神靈明與舉國臣民忭  
躍之極不覺淚下惟當北向叩首以拱聖天子鴻恩  
南望馳誠以謝諸大人功勞仍念大人綸巾羽扇躬

冒矢石暴露風雪備嘗危險區區係慕曷勝下情寡  
人既不能奔走踰令效勞於戎陣之前又不即九頓  
拜嘉獻賀於油幢之下惶懼感激不知所言謹馳專  
价仰暴微忱伏惟盛亮

賀麻提督貴揭

自王師南下瞻想行旌日跂喜音即因飛報審大人  
提兵深入進薄賊營大蹂蔚山殲盡醜類賊乃窮蹙  
自囚喘息須臾天威震疊勢已破竹小邦數千里山  
河已脫腥膻豺虎之窟捷音風馳懽聲雷動不惟舉  
國臣民蹈舞於街衢抑亦祖先神靈感泣於冥冥驚

抃失喜不知所言惟當北向叩首以拱聖天子洪恩  
南望馳誠以謝諸大人功勞仍念大人親涉虎穴備  
嘗危險暴露霜雪艱苦萬狀都為小邦之故區區係  
慮曷勝下情寡人既不能奔走效勞於戎陣之前又  
未即拜頓稱賀於綵戟之下惶赧感激只切懸泝謹  
馳專价仰候起居兼申賀悃

回祖摠兵承訓揭

久踈良晤方深瞻係忽奉盛帖欣慰無已且聞為敵  
邦今當再勞南邁竊想嶠外荒墟行李酸寒區區真  
慮不能自己慶尚一帶酷被兵燹公私廬舍蕩然無

存深恐師徒無庇暴露中野誠如大人所憂今蒙示諭漸懼交至即行司道陪臣蓋造房屋以候牙旌統惟盛亮不宣

回司遊擊懋官揭

秋候乍涼緬惟動止神相尋常懸懸未嘗不在左右也忽蒙賜翰感慰何言節下為小邦萬里驅馳備盡艱苦而草次旅途賢郎竟致夭折區區愍惻曷勝下情茲聞旅櫬將返故國而節下以戎事方殷不得臨視想傷慟益倍真慮不淺喪車諸事已令適路護送盛諭珍珠小邦無產未副來教餘物具在別幅送惠

銀兩不敢奉受謹還封納統惟盛亮不宣

回吳郡司揭

乍接瓊樹餘爽在襟旋奉芝帖審大人欲辦命虎窟令人恟膽變勇想神明鑑此能成下齊七十城之盛烈一何偉歟少轉之命專由大人勞績照映人耳目不穀一言何能有力於其間此而見謝則愧耳即聞毒鋒遍滿忠清地方剝膚之患只在朝夕緩兵之策但保魯連一語耳千萬努力佳貺不敢却不敢腆土宜聊用回敬肅此奉謝不宣

與李總兵如松揭

文苑補遺

卷之四

揭

十一

旌惟西邁時月已換緬惟茲辰起處神相山川竄阻  
陪奉無期戀德懷恩不能已光膺寵擢進秩雄藩興  
望所愜實深傾賀而在下邦區區瞻佇之私不能無  
悵缺之懷近因轉報竊聞提督大人不泐之音驚惋  
痛惶曷可勝言夫以小邦已亡之社稷孑遺之民命  
得保今日者何莫非提督大人之功之力制閩遠左  
方仗威靈而迺至於斯其亦重小邦之不幸也歟境  
壤有局吊慰難便永言思之只增哽塞仍想大人友  
愛情深何以堪處伏願循禮自寬益加節宣謹因節  
价用伸微悃兼將土宜畧備菲儀統希下答

回茅都司國器揭

自牙旌南邁嚮建之情不弛于中茲奉盛帖備諳邇  
日動靜神相慰豁交極且聞駐劄以來措處之方區  
畫之策咸得其宜使草萊盡闢流亡還集嶠南之民  
恃以無恐威聲所暨兇首自應膽破感戴之餘無以  
為報第淹泊荒墟備嘗勤劬供應多缺艱苦何堪區  
區係慮不任媿悚下教通官廩給即令另施統惟垂  
亮

與陳總兵璘揭

今因塘報間節下督率海舶進逼賊壘奮勢潮汐之

間決勝風濤之中飛丸傷臂致悴神觀不穀驚駭無  
任憂慕節下一身是三軍之所屬望小邦之所瞻依  
伏願勉加自愛以副遠望謹此差价馳送專候起居  
藥物禮幣具在別幅統惟盛亮不宣

回陳總兵璘揭

昨因邊臣之報竊審大人提舟師扼港口約束諸將  
面授方畧摧破大勢倭船不穀聞來驚抃感激不知  
所喻即擬馳人拱賀長踐先辱慰諭甚盛讀之使人  
增氣小邦自上年閑山之敗舟師形勢孤弱不能蕩  
掃妖氛大人牙旌纒下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一起

前鋒已挫於一戰小邦陪臣李舜臣等憑仗威靈奉  
行成筮畧有微勞而大人過賜推獎益感盛意唯願  
策勵諸軍勉率大勳以濟小邦塗炭之命不勝跂望  
中秋乍涼伏惟荏莪神相念慈不宣

回王叅將揭

昨於寶筵薰挹德宇慰幸多矣旅館荒涼炎雨連旬  
竊想大人長路驅馳之餘有瘁神觀區區瞻係不弛  
于中物力殘匱下臣駑緩恒懼供具多虧使不穀敬  
奉之誠不得仰暴於大人之前今因來諭始審厨人  
缺薪至貽貿資驚報交中粟體豎毛敝邦雖甚殘薄



力量所到惟當殫竭至如此等微物自是該官例供  
而乃令司燿有桂薪之嘆是皆不穀之罪慙悚不知  
所言伺候該官即令科罪申戒聽候價銀謹此奉璧  
統惟量恕不宣

回許遊擊國威揭

憂虞多事久踈晤寫積雨空館竊想旅况無棕瞻沂  
一念不弛于中茲奉辱帖不任傾慰第審館下百役  
俱缺驚愧交并敝邑雖甚殘匱力量所到惟當殫竭  
區區之意常以不能盡達微誠為恨而奉事之臣駕  
緩若此誠可駭也當究問申飭韓彥博衆在難貸而

勤教如此敢不特從惟輕以副盛意第要賊事不敢  
間命小邦之與此賊實不可共戴一天雖削弱日甚  
艱危轉極而深讎極痛固未嘗一日而忘于心今者  
佯以好來實矚虛實其情所在不難知矣雖壓於尊  
命題給糧資而至於人役則有難忍為衷悃所激幸  
惟量恕不宣

與萬經理世德揭

雪後寒候更冽瞻嚮政勤茲蒙盛帖就想起處神相  
感浣無已留兵一事是實小邦所自圖其多其寡係  
小邦成敗存亡利害所在寧顧不自知耶而日前因

酌議之命只以八千為請者蓋天威所及亦足以怵  
賊心壯國勢而小邦措糧之勢止此則庶可支繼也  
自量已熟誠難易言半途缺糧三軍枵腹則深恐致  
悞大事益辜皇恩區區憂憫實出於此大人按臨敵  
邦既久小邦情事想已畢燭叅事勢酌多寡惟在大  
人盛筮伏願量察覆咨已詳茲不申贅統惟崇亮

與藍遊擊芳威揭

昨見邊臣飛報審節下提孤兵抗強寇血戰終日大  
鏖兇鋒捷音風馳歡聲雷動寡人間來驚折感激不  
知所言晉泗之賊踰入全羅左脊出沒山谷焚掠殆

遍湖嶺一帶為之騷然小邦之軍莫敢遮截茲者一  
捷賊乃大創使嶺外殘民獲脫於兇焰天兵對壘之  
將賴以增氣後日蕩掃妖氛之績未必不因此一捷  
為之基也謹馳專价仰候起居兼申賀悃不腆土宜  
聊以措謝統惟盛亮不宣

與李遊擊化龍揭

伏惟春寒牙旌增重自聞管下水兵滄沒之變驚惋  
痛惻愈久愈深冒涉鯨波遠臨敵服飽經辛苦載逾  
時序而重有如此之慘良由小邦祚薄不得蒙享於  
天意仍想大人倍費愴念謹以專价申慰於下執事

統惟盛亮

回張六三胡汝和教師揭

兩足下為小邦勤劬數年留鍊不教之民一變恬嬉之習稍習節制之方敝邦之受賜多矣西旋之後消息無便感德思功尋常瞻嚮茲者伏聞雙軒再屈庶幾攀別有期而伺候諸衙門忘冗無少暇既不得一展舊歡又未遑候稟起居方竢不敏之責眷翰先辱汗赧無已示諭之意謹已頌悉隨當留意處之姑不多及餘祈春寒若序自玉不宣

與沈通判維敬揭

曩時大人以敝邦之故出入賊所不憚勤劬使賊首俛首京城復舊一莛苟存以至今日無非大人之賜寡人心常銘感天未悔禍賊又豨突大人高趾再辱敝疆而軍旅旁午憂虞不暇接晤未洽軒蓋又遠慚負厚義不任瞻悵茲者軍儲告罄餉道莫繼使對壘荷戈之士嗷嗷待哺大人深念海運之艱不惟周旋告稟以贊憲臺之畫至於呈揭利害痛陳情弊其為敝邦軫慮而欲終厥惠之意為如何哉側聞大人又奉臺檄來管海漕敝邦蕩竭之狀大人素所悉也唯望善為方畧俾弊邦幸獲拯濟則幸孰甚焉朱煒方

熾只祈履序珍惡不腆土宜具在別幅統惟盛亮

與董提督一元揭

伏蒙勤諭足見大人酬勞之厚意敢不恪遵第伺候左右本是陪臣職分微勞豈有常典之可言况鄭光績跟隨大人為日不久敝邦命爵之舉自有資級之限此人新陞宰列今復超躋恐傷公器謹當再加商量有以處之韓金兩通官即令右叙示獎統希崇照不宣

回龐參將渤揭

曾審大人體中不佳竊想驅馳暴露致損天和罔非

弊邦之故旅館荒涼炎雨昏墊不審邇間調攝若何區區奉慮不弛于懷茲承示帖備想愆候尚爾兼之使令非人供役多缺至貽左右之憂敝邦雖殘破之餘禮接王人毋敢怠慢而乃為此輩壞了使區區敬奉之誠不得仰暴慙報悚仄不知所言通官即拿重究另擇他譯以充指使採柴軍丁俱當科罰而再承帖諭姑令滌罪仍候祭下且差太醫仰診細昂惟冀愷悌神相不宣

與陳同知揭

日昨途左有一卒哀籲乞命自言李遊擊標下軍丁

左其姓承光其名來時到林畔館與所寓主人卜詰  
遽爾致斃因其家赴訴于經理臺前大人令將查覈  
科罪云仰惟天朝法紀至嚴固不敢有所干議第念  
天兵為小邦千里跋涉道途飢渴艱辛萬狀旅次寄  
寓不得不資於主家主家之人倘或頑蠢不應其資  
資而不得則必不免怒怒而猶不得則必不免鬪因  
此相觸亦非大段其至殞命則特偶然耳初非有心  
於殺之也且其所鬪未知何事事之曲直亦不可知  
其死之必由於鬪又不可知而聞其女素有癰病云  
是或因病自斃何必致傷而殞村氓無知不告官司

徑自濫訴如此誠可駭也因一夫自己之說遽加重  
律恐或有冤也其情偽曲直想必不逃於明鑑但此  
率少而健且與平壤之役其有功於小邦有素倘令  
貸其死使之殺賊自贖則渠必感激先登以立奇功  
於死者不必冤而在小邦受賜多矣伏願按覈之時  
特從惟輕之律使青災得免枉死壯士有以自效千  
萬幸甚念忿不宣

與宋經畧應昌揭

戎旛載戒行日既誣寔出不圖錯愕失措賊勢未艾  
恫喝百出將來之憂有甚疇曩貴部撤還而賊兵隨

至則殘兵繇力何策而當之伏願貴部諒此事情少  
淹行沛克竟大烈敢此陪臣俾達微情不宣

與劉總兵緹揭

嶺嶠荒遐輜軒久勞想惟日間起居神相當職羈縻  
一隅自分墊滅而仰仗皇威迓續基命今大人又能  
不憚劬勤遠屯遐徼暴露飢渴寒暑已易感戴恩私  
祗自隕結一路赤立無以仰給大軍資糧使我大人  
未免有捲歸之計寔緣當職無似不能經紀之致誠  
不勝愧悚也竊聞全羅之糧稍稍運到忠清一面未  
經兵燹者亦有四五邑之以支撥願大人俯諒危迫

之形亟停輟兵之議幸甚

與劉總兵緹揭

將曜麗空慶偏邦之再造玄珠在櫝挹雋軌而愈榮  
報答何階生成蓋極伏念齊餘即墨越棲會稽奉宗  
廟社稷而西歸父母孔邇舉天下兵甲而東討日月  
有明誠非元老之壯猷曷底夫人之貞吉輕裘緩帶  
聞峴首之風流羽扇綸巾瞻漢中之旌節遂致兇醜  
遐遁獲令藩服重恢荆棘銅駝幸遺跡之未改廟貌  
鐘簾愴舊基之已非猘猶雖穴於邊區廓清唯待於  
英筮千年衡水不廢征南之石銘萬里扶桑復覩伏

文苑補遺 別編卷四  
波之銅柱

與吳遊擊惟忠揭

高秋已爽旛旒神相念我大人奮勇宣力既能濟小邦於塗炭方且留屯遐裔又欲致小邦於永安終始德烈巍洪超卓粉骨糜軀何足仰酬竊因邊吏報牘聞有細人嫚辭瀆威至於呈章不覺悚息已令邊吏究問而於心猶有所歉故茲專价致意於下執事唯大人諒之

回馮仲纓揭

辱惠手翰俯徵筆蹟其於足下隕結是甘况茲厚教

詎敢有違第此危迫未遑暇及嗣後仰副稽延是懼不宣

回宋遊擊大斌揭

祇荷寵私眷惠榮札深猷遠謨賈越夷等懇款之誠溢於言表感激殊恩曷形酬謝恭惟信後牙燾神相不穀得保餘業言旋舊京披荆掃燼復見園寢是惟皇上之賜諸大人之力也茲又聞大人率先士卒至建講武之所挑築選鍊日有工程以聳動一境之耳目小邦士人頽敗之氣自此始振矣謹差專价以謝不宣

與韓布政取善揭

不穀無以負荷先業致緇夷肆虐陷於危亂竄身失國束手待亡匪我聖天子覆燾之恩將何以維繫綴旒得有今日耶侍郎宋以宿德重望統督諸將不假尺寸提督李家傳韜畧濟以仁恕誦令嚴明秋毫不犯相與體皇上至意臨戎之際撫綏是先克城之日妄殺為戒至於揭旗招亡示以不死作帖懷來諭以必生不許擅馘不許擾害如其自新雖罪亦宥蓋其愛民之誠實由天得小邦之人戴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思所以酬恩報德者無所不用其極豈意流言

成虎至形章奏重貽小邦之不祿耶幸今大人按臨弊境考覈事情大人一言便有輕重如不辨析誣枉別偽揭實則天閭悠邈顛踣無階誠願大人俯諒小邦事端俾忠賢不受冤痛幸甚

與陳御史效揭

頃聞三路一時進兵軍聲雷動醜虜褫魄小邦上下臣民方佇捷音之踵至而時有利鈍不得蕩平巢窟大局將結邊事又壞小邦無祿至此尤極然勝敗兵家之常事豈可以一跌自沮乎大人持斧監戎奉行天討深謀獨智坐決勝筮伏願大人更飭諸路再圖



進兵以收桑榆之功幸孰大焉不穀罪名在身席藁  
俟勤茲當邊報孔棘之日不得親詣臺前以申慰誠  
尤用悚仄之至伏願盛亮不宣

回王差官揭

日邊臣傳報叅將王大人咨諭已知援遼幕中有  
天下士也今之下挺身豺虎之窟不遠千里而來  
欲與寡人論天下大計揭示條畧不啻耳提而面  
命論議嚴正猷謀的確義氣烈烈讀之令人神王  
嚮所謂天下士非之下而誰奴賊稔惡兇鋒銳甚  
長蛇封豕荐食全遼未聞有一人出一聲抗賊寡

人憂憤激昂寢不甘而食為之廢今者之下聯結  
王叅將義旅要弊邦共圖恢復此實寡人日夜誓  
心者也今日之事毋論君臣父子逆順大義只以  
利害言之小邦之得有今日誰之力也兇賊信然  
苟伺欲甘心於小邦者久矣而尚今未易下手者  
徒以遼陽在耳今遼城已為賊窟遼左已為叛民  
朝京之道路既阻宸極之消息未聞寡人西望雪  
涕若感感靡所騁苟有恢復之機則寡人雖親率  
戎行亦所不辭第計不先定事必不濟小邦兵力  
本既單渺深河之役健兒殆盡西北數千里之境

皆是待變之地掃盡域內之民僅防戍之卒處  
處孤弱自守不暇若天朝大兵齊集河西水陸並  
舉官義協心則當撤盡諸處之兵合力共討以期  
滅此朝食今也只恃古河義兵數百烏合之衆空  
圍西趨利則譬如肉投餒虎倘或兇賊知我撤備  
而渡江以鐵騎徑趨為直走魏都之計則弊邦彼  
此不相救翦焉傾覆矣無益於天朝而速禍於小  
邦小邦不支則他日之共圖遼事者誰也况聞王  
大人解兵竄西而去韓總兵單身投我而來尚誰  
倚恃以圖大事乎但當收拾精勇駐劄昌義之間

以為來則討之之計而待天朝大兵之集左右持  
角期日並進以收全勝此天下之奇功而寡人之  
素所畜積也惟乏下亮之

與嚴都司揭

恭審新膺節鉞遠涉風濤糾旅虎兇揚帆開口全  
遼版籍盡入談笑之中東路遺民復見漢家日月  
威聲捲海義氣薄雲倏息殘孽將不日而授首瞻  
望欽歎不知所言小邦一自伊賊稱亂之後西北  
數千里之境皆朝夕待變之地掃盡域內之民分  
派防戍之卒兇賊猖然咆哮日肆豕突吏奪食兵

坐甲于今四年矣遠近疲於轉輸中外苦於徵發  
遠接既失已絕籲呼之路邦力匱竭將無自振之  
勢今都官軍士氣百倍寡人間之不覺欣忭但念  
賊兵尚強宜戒輕進兇謀難測宜察奸謀倣犍之  
歸化者誠偽亦何能知也願大人詳探河西大軍  
齊集與否且審遼陽賊勢衰盛如何深思熟講務  
出萬全以收不世之奇功則天下之幸小邦亦與  
焉謹專一价仰候興居土宜菲薄只伸微悃惟鑑  
存是希

回毛都司文龍揭

大人遠涉鯨波穿過虎穴揚兵海上駐節關口一  
指顧之間風彩立變使三韓民庶復見漢官威儀  
旋聞破群賊縛兇渠奪賊壘定遼衆於一日之內  
雖下齊七十城之烈何以過此寡人間來失喜不  
覺起立眷厚長綫慰誨懲擊讀之令人神爽蠢茲  
小醜敢抗天紀罪惡已盈神人共誅小邦不幸地  
近壤接最被侵轍伊賊或遣人嚙嚇陰伺議後之  
跡或張兵兇脅顯示先擊之謀小邦憤切張膽禍  
迫燃眉遼陽之援既失籲天之路亦阻感感靡騁  
如窮人無所歸日望天討之遙加庶效敵愾之夙

願惟是兵力單尠國勢削弱去歲深河之役丁壯  
盡沒今年詔使之還水卒淪死塞上兵氣索然不  
振西北數千里之境皆是受敵之地掃盡域內之  
民僅派防戍之卒處處孤弱自守不暇誠可矜憐  
然當糾旅界上以張聲援若河西大眾刻期進勦  
水陸並舉東西齊集則敢不收拾羸殘以助犄角  
之勢哉但兵必貴萬全利不趨百里倘西師未及  
進薄水兵未及齊到而兇鋒遽為肆毒則豈非可  
憂也我大人帖中所謂不為欲速之謀者誠石畫  
也大人深思熟講以收奇功天下幸甚

帖

與李提督如松帖

基圖一喪星歲仍移行以燠寒處維暴露婦功俱廢  
祭服莫供遑及裘葛之換為宜時便體乎惟我大人  
恩既著於倒懸是解念又推於當暑欲清四色輕紗  
千金重貺付之房帷則興悲於締綌臨以刀尺則却  
盼於淪漪終是強披光華賴脫垢汚至於儘蒙再造  
不敢改為願謝無言矧茲微禮專价達誠祇增感媿  
與李提督如松帖

事有所未定情有所未安每輒干瀆惟深愧懼蓋小

邦欽蒙皇上陛下憐愍其覆亡必欲為之解倒懸而拯民水火之中震焉動方內之兵不以遠調為難惟其精銳至捐金布運芻粟以濟其匱急於天下之力不啻萬分一費矣誠天地父母之為心誅暴止亂之為期我大人以兼資文武不世出之勇畧而推轂是膺焉一捷伸威而非快萬全持重而非遲將必前功毋棄而復命有辭豈肯但已也哉第以窮蹙之心而疑惑易生似承風旨尚或信然於狡賊乞哀之一端則不幸甚焉方賊之乞哀也約條具有期日具有有一而不違背者耶茲固高明之所照伊獨謂以天兵

必不終留小邦兵糧必不繼姑為是退屯而斂機毒以俟然為日稍久則已不能毋動是其憑陵之志未始暫已也若見為小邦屢勦零賊之故激彼之怒而然則寃又甚焉小邦之人曷嘗即賊窟穴擒斬得賊耶皆賊甘心劫掠歸不順路四散無忌以遇警備者下手然亦喪我千百得伊一二耳况賊將出城之時非唯不悛禍心而又甚之如兩先墓之變不忍具言其在小邦必有血氣者孰不痛不共戴而小小勦殺復欲禁之耶且以自今言之賊方去梁山以下而合勢於咸安之間進薄晉州仍圖湖南其鋒張甚甚於

入寇之始而却有其將隨沈遊擊回到敵城以請通  
貢於軍前者夫大軍救我之師也攻其所救愈力而  
汲汲於納款此又何等事情也昔晉欲求成於秦而  
伐其與國缺秦伐晉以報之春秋書侵以惡晉書  
所以與秦而傳者曰世豈有欲求成於強國而侵其  
所以與可以得成者乎晉固以是不能得之於秦而今  
賊乃欲以是得之於王師耶秦固有以應乎晉者而  
今王師乃無以應乎賊也耶就聞見諭陪臣我自有  
處置且曰朝廷亦不准倭奴入貢其詞嚴而義正不  
容復有所憂於明哉而區區言及之耳但賊勢之更

急如彼請貢之無謂如此今日之事惟有協議急擊  
而已劉吳之兵自嶺南而前宋駱之軍自湖南而會  
湖南之兵食之實尚優他道嶺南官義之徒可且數  
萬晉州之城險南原之城固咸陽雲峯之界阨塞天  
設用以進戰退守相機而制則賊衆雖多徒用短兵  
烏銃不足以抵當中國之神砲小邦之勁箭此正不  
可已之舉而不可失之時也非但小邦憤於讎賊未  
殄患於再陷必亡抑以天王之師明受其欺侮而不  
率其討正視其氛之益惡遽爾斂威而歸則其於舉  
措何如也幸惟亟圖之

回徐謝兩生帖

當職之分二兒生為賊中之囚死為異域之鬼幸賴  
仁義曲與經營集心乍回虎口是脫不唯當職悲感  
交涕無以圖謝而二兒各有微命肉於既骨豈不宜  
追趕拜叩於行塵者哉第緣兒情惟急見親繞免羈  
繫自力跋涉千里以來不覺形神倍疲一展之後便  
即委頓欲絕復登于道未可為期雖以父之於子蓋  
難責以趨禮辜恩缺情何詞仰喻想惟恕諒而已別  
具菲薄聊申悃誠

與吳駱宋三將帖

秋高棘門動靜有相東楚之戎事異勤同采薇之還  
人先我後雖繫嚴命蓋緣借留將萬里於三年微小  
邦而奚故士無宿飽則慮未暇於言飢時及授衣則  
慚不能於改敝莫躬慰謝惟踟寢興陪臣某某擬充  
跟隨聽候指使因其前進布此區區別具菲微匪伊  
為物冀諒微悃

回吳指揮帖

謹承來帖不特仁人之心藹然溢於言外而引喻委  
曲不一而足者無非至理良荷良荷穢厥渠魁脅從  
罔治實先王討罪之大典也不穀雖不足與論於為

君之道竊亦誦習此言久矣况封內蒼赤自違壬辰  
之禍可謂靡有孑遺矣何忍因一變故妄肆刑戮若  
欲從而盡之耶但乘時擾攘造謀非常稱兵縱劫連  
陷郡邑則其為逆不止於將而必誅也故苟係謀逆  
而彰露者則不得不以常刑處之自餘不過彼脅而  
從者則多方為求其生道不穀之斷斯獄固如斯而  
已惟慮群醜自因拒捕或致徑斃則雖切惻然已無  
所及而聞藩臣亦有失誤處置方令法官糾治矣茲  
者高明憂人之憂教所未至圭復之餘感省亦切即  
復馳諭所在官吏將逮繫人數不應窮問者並皆縱

釋惟以鎮定為務此則不穀之承教者也幸諒

回呂叅軍應鍾帖

少微星高邈不可攀瞻望行塵式夜私悰益帖爛然  
玄珠在擯雋才翩翩炳燦輝光真可以冠冕學圃領  
袖人文况詞旨諄款繫小邦是庇是助繼自今有大  
謨猷尺寸皆左右賜幸甚小邦掾喪盡矣迨不克紹  
有祖宗遺基夙夜以惕以圖顧茲寡德罔堪集成宏  
業所仰賴者惟聖天子洪恩諸將官神畧而和戰兩  
端寔我存亡機括苟非左右長慮有以先後之其何  
以免於糜爛耶南金荆璞不出則已出則瑞世竊聞



文苑叢書 卷之五 二一六  
足下虎丘山人無慕風塵闕芳空谷陰鶴有和漸鴻  
可儀其為麟為鳳濟人利物左右有難辭者諒之

賀毛都督文龍帖

梅霖向歇槐夏方殷緬惟海上高旌恭賀天中令節  
蘭湯蒲酒舊俗猶存壽縷靈符新休荐至瞻依有素  
情不隔於山河寔夢徒勞身莫親於尊俎茲將別楮  
用代踈麻不宣

回天使帖

光儀儼鸞鳳之表欣瞻繡鉞之臨華藻爛圭璧之章  
喜奉芝函之問稽首知感撫躬增慚大人挺特高姿

雍容雅度身在金鑾殿裏出入天上風雲來從玉皇  
案前呼吸人間雨露星槎遠涉於萬里勅諭丁寧漢  
儀重覩於九年君臣感泣沿途物色盡被指顧之榮  
舉國人情敢忘咨詢之惠喜色並扶桑旭日之恩此  
渤海洪波不穀猥託鴻庇偏荷龍光不惟尊俎之間  
禮遇踰分每於規誨之際眷愛出常象譯難憑恨情  
素之未達驪唱遠闕悵仙丸之永違徒申竿尺之私  
莫效瑤華之報爾此不宣

回胡遊擊大受帖

茲承手帖駭然以愧不穀義切薪膽務在軍旅非徒

無方補遺 另多考正  
無力自振所患無法以治專賴軍門體奉聖慈分送  
教師法式操練稍令瘡痍了遺習於部伍技擊此及  
貴府受委來莅則旌旗之色鐘鼓之音又一番新矣  
不穀雖昏豈淺淺於感德者哉獨以中外蕩竭供應  
不成模樣誠恐愈久踈缺益甚羈旅留滯不堪辛苦  
而練事屬已就緒告功亦當以時則取回之稟實出  
於此復有無籍棍徒假冒名稱列邑沿路難於辨認  
縱姦貽弊不可具言官兵以此受累則有然所謂禁  
革之請固在彼而不在此也千萬不謂軍門詰責及  
於貴府從者此或文移之間詞語混舉之故不穀不

察之失何以形謝大抵愁痛之人少有好言貧窶之  
家不能娛客傷哉之歎從古有之不穀至此若何為  
懷貴府遣一辯士諭彼建首俾我西陲得以寧帖茲  
事出於見行職務之外而倅然解紛救患之義其為  
恩輕重不穀切知之無以自為酬報方且咨告軍門  
此又足明不穀不欲非尤左右之本心也布花一事  
亦知貴府為許多負役欲慰循其望而緣小邦本褊  
陋行貨不博此又靡餘力可圖方便前後不克曲副  
示意種種慚負何可限量統惟諒恕

國書

秋信使旋貴差偕至具見來書首及奸讒間破和好之虞之訥貴國誠信不替之盛誼也慰喜可言自古盟約之無終皆由奸細構亂之致蓋木朽蟲生空穴來風中情誠信則讒間何從而入也今我兩國常存此戒使奸人不得容其計庶不媿誓天之意也至如薄物細故何足芥滯以誤大事乎此智者所不為也逃民刷還之難前書盡之豈貴國有所不諒而復此云云耶來書以書頭式例為訝今此書式當初約和時已再三講定行之既久虛文小節固不足屑屑為

答金汗書

也然勤示至此故就封內增式如右亦可知曲副來教身聞義州飢民蒙賑米之惠深感高義另差一价兼致菲薄詳具別幅統希諒察

尚憲製

與金汗書

兩國通好迄茲十年實生民之所徼福上穹之所垂佑今者不意事端橫生噴言大至吁其不幸之甚也使臣雖不傳國書其所口伸之辭則大都已悉意有未同言固無益既有所懷亦難吞嘿茲用直據悃幅以明敗約之端不自我始毋怪其辭之切直也貴國士馬精勇戰勝攻取今又係屬揅漢繇地沙漠其雄

強之勢宜其自負而無所畏憚也况我國僻處海隅  
耕桑自養禮義自保兵甲戰鬥本非所習有何相勝  
之勢而慢蔑貴國自敗盟約乎凡貴國之責於我者  
大畧有三一則漢人之事也二則邊民之衆也三則  
讒間之說也我國臣事中朝敬待漢人乃禮之當然  
凡漢人所為我豈可以號令禁斷也當約和之初我  
國以不肯中朝為第一義而貴國乃謂朝鮮不肯南  
朝自是善意遂定交隣之契此上天之所鑑蒞也今  
者每以向南朝接漢人責我此豈約和之本意耶以  
臣向君乃窮天地亘古今之大義也以此為罪則我

國豈不樂聞而順受乎弊國政令失嚴邊民犯禁此  
則寡人之過也然而前後踰越之徒隨即刑戮貴國  
呵責之來常切遞謝此豈我國故為不直者哉至於  
匿好貨誅商賈殺姜弘立輕待來使等語皆出於奸  
細之讒搆貴國雖每有此言我國自無此事寡人有  
何愧焉貴國既以好意相向而於此三者有所不恕  
有所不察既約為兄弟而書辭稱謂詆罵之言非復  
前日相敬之禮使臣之不敢賫回其書固其宜也彼  
挿漢王子乃亡國俘裔固非貴國二王子之比也乃  
者無端抗禮通書書面禮式又為相等之辭其意似

欲與國汗均禮而交我我國豈可安受其書而其所傳言則誠我國之所不敢聞者也館臣不受其書亦是不敢自卑其君父寡人聞貴使所傳之言即付答於國書中此外更有何辭而往復耶我國自前代事中國稱東藩未嘗以強弱成敗變其臣節我國之素稱禮義自守者專在於此今我大明乃二百餘年混一之主我國安得以一失遼瀋一片地輒萌異心而從貴國所為耶抑有一說中朝於我國至尊也而然且待我以殊禮辭命之間未嘗加以慢辭峻責我國貢獻至薄而中朝賜賚極厚此乃遼瀋人之所明知

奈何貴國約為隣好而每加以卑侮詆罵且如今番信使之往劫以非禮困辱百端是果待隣國使臣之禮耶至於贈幣之數每歲增定無有了期貴使之來辱我臣僚無復禮敬劫賣橫奪靡有止極弊國當初結盟本欲保境安民而今則民無餘力市無餘貨沿路州邑所在空匱若此不已與彼兵而覆亡等耳由是國人皆奮以和為非惟寡人初心未變者徒以誓天之盟不可先負交隣之義不可先失故也而貴國反以我為先欲敗盟寧有是理耶我國無兵可挾無財可資而所講者大義所恃者上天而已昔者倭國

倣道于我欲犯中國而我國以義斥絕是構兵之端  
自我始也而倭國陷我八路殘我萬姓自以為得計  
矣曾未幾時秀吉自斃其後國中自亂伏屍成丘流  
血成川其所隕首亡軀者皆前日毒我之將士也今  
也源氏黜滅平氏而與我通好三十年國富民盛信  
於秀吉之時天道厭兵佑善罰惡茲非其明效耶向  
者貴國雖搶我西路不窮兵勢結盟而退其於天道  
亦已順矣乃今辱我困我強我以必不從之事徒欲  
以兵力之強脅制兄弟之國而至謂我先啓兵端此  
不可以口舌爭亦恃上天之臨我而已且夫天心所

繫實在乎民心之去就設使我國守義被兵兵禍雖  
酷原非其君之罪則民心必不去而國命或可保全  
為貴國恐脅需責剝盡民產使不得聊生則民心必  
去國隨而潰矣此是目覩耳接不昧不泯底道理有  
非書生小子從簡冊上拾來說話寡人於此亦豈不  
灼知而審處乎惟貴國廣慮之深思之幸甚

李植製

### 頌教文

戒嚴頌教文

仁祖丁卯

王師須待時而興初豈忘戰狡虜有無厭之欲終必  
渝盟奮七年隱忍之羞鼓八方忠義之氣蠢茲建州

小醜特一沙塞倔強以地則不滿為中國之數州以  
兵則不過曰高山之八將專昧天地逆順之理信義  
非所與論只以弓馬馳突為能器械亦不足畏控禦  
苟得其要侵凌豈至於斯頃緣大亂之餘庶事草創  
城池未及修繕軍伍未及簽徵在我無可支之形而  
賊有方張之勢遂致京邑之潰未免方岳之勞非不  
知宋和好之可懲漢羈縻之失策犬豕之言難信谿  
壑之求難充顧念事有經權時有緩急高帝平城之  
窘可謂殆哉太宗渭橋之臨豈得已也魯弱滋甚何  
恃而安秦寇已深不講亦悔茲為一時宗社之大計

庶幾他日陰雨之遠圖尊周之義既嚴虜亦難奪敵  
國之禮雖正予猶為慙故茲回鑾之初常如對壘之  
際雖艱虞喪亂未違自強而旰宵憂勤豈敢暫忘予  
嘗省浮費輟常懸除歲時之供減朝夕之膳御營營  
將之設非為陪衛有虧句管管餉之稱豈緣經費不  
給皆為此耳有待而然今賊禍心未悛穢運將盡信  
使徒返疑喝輒隨敢以不忍聞之言乃為決難從之  
請尾間之洩不足以此我輸廬山之填不足以塞其  
望非止契丹之增幣已兆逆亮之背盟予姑務於舍  
容不欲先事而動虜若至於充斥何忍坐待其亡嗚

呼天道好還戎狄無常勝之理人情思奮子弟有必  
報之讎咨予大小臣僚及爾中外士庶頭目捍衛之  
義寔出倫藝祖宗禮養之恩皆思報答或張爾弓矢  
或礪爾戈矛或獻良策於籌司或樹奇功於邊障寸  
長必効小藝必殫間命即行預備無患頻年選伍固  
慮齋送之騷一國同仇詎憚振作之舉永言海東之  
建國不幸漠北之連疆士馬之強實兼長短之技山  
川之險素稱表裏之雄在麗代中衰之時尚戡蕭遜  
寧之難逮聖祖始興之日亦掃納哈出之師矧今邦  
命之重新又屬士氣之稍振投戈箸而起櫟箇東南

之健兒聞鼓擊而歎無限西北之壯士以戰則克以  
守則堅寧遠出虜人下我固已在吾目中矣兵應者  
勝主客勞逸之既殊師出有名曲直壯老之自別予  
意已決廟謨僉同千里畏人毋蹈已往之轍百年養  
士政要臨急之需見冒頓之書孰無橫行之願讀興  
元之詔必有流涕之民大提學李  
明漢製

分朝頌教文

仁祖丁卯

國運屯難奴夷猖獗連陷大鎮猝逼內地我主上深  
惟宗社大計且慮慈聖震驚遷幸江都以為據險遏  
賊之圖且命余小子受分朝之寄視師于南苑茲冲



幼當此艱鉅聖上非無願復之念余小子亦豈忘晨夕之奉哉所以割慈忍愛冒險就遠以至於此者庶幾維繫民心鼓動義旅拯君父於艱危回國勢於顛隲此誠區區之至願而未知所以為計也惟爾三南士民自乃祖乃父涵泳二百年文明之化忠義之美此屋可稱變亂之際常賴其力雖國家負爾士民爾士民未嘗負國家遠而壬辰之亂近而逆賊之變爾士民乃祖乃父及爾之身或率旅勤王或聚糧濟餉厥有義烈昭載紀籍酬報之典有不暇言也况今胡羯之灾古今所罕腥膻汚於疆域禽獸逼於人類此

正忠臣義士忘身殉國之秋立事圖功之會也誠願士民等咸奮厥志各殫乃力父詔子兄告弟或倡起義旅或募聚義粟或捍衛江都或遮截漢津或出奇勦賊或行謀探賊大小齊奮遠近相應庶可以衆成功因直為壯中興之績非爾士民將誰望哉曩因廢朝橫政瘡痍未蘇聖上臨御國家多故雖心切如傷而實惠未敷爾士民亦必諒之至於誦牌之法本欲均賦繕兵以防寇賊之釁而有法無人操切太甚以致邑里怨咨咸懷不便主上深懲其故除實軍案外已將原牌案燒除不用中外罪囚惡賊大故外皆加

蕩滌爾士民亦宜各陳弊癘各效計策則凡係閔民生利病庶政得失可行可罷者予當便宜從事其有奇材深識可備帷幄武用材力可合將領者或限于科目或局於常調沉淪草萊不獲展布者必多有之宜各奮風雲之志毋失經綸之期或杖劍來赴或勸駕起送予當聞于大朝承命除拜雖至一材一能微勞細功亦將甄錄收叙毋或失信嗚呼非忠無君非孝無親中國之所以異於醜虜生民之所以異於介鱗靡不在此余小子雖未敢多告爾士民其尚念我祖宗念我君上毋遐棄余小子以佐我邦家

大提學李植製

名募頌教文

仁祖丁卯

嗚呼治亂興衰有國之所必不免然究其所以致之未嘗不由於一人之得失方其事變之未作也恬嬉媮安敗度失德上怒下叛昏不省念馴致禍敗啜淫無及循覽前牒每用傷惕不圖今日乃蹈斯愆予以涼德遭罹否運宗國將覆不容坐視祇畏明命臨莅崇高夙夜憂懼思所以保國安民顧予明不足以燭理仁不足以澤物信不足以感人武不足以制亂發政圖事動乖道理賦繁役重民困兵疫甲子之變逆豎反噬廟謨顛倒神器陸危深思名亂咎實在予迺



密人多言其不便予獨難於中輟積犯衆怒誰諒本  
心儒生考講實非創始事倣舊典亦乖時宜志雖存  
於勸課人反疑其苛刻此予所以失民之四也書不  
云乎一人三失怨豈在明况予有此四失危亡之至  
非不幸也亂如此臘蛇豕荐食五廟蒙塵慈聖爰舍  
無兵可以戰守無粟可以給支智者不能為謀勇者  
不能出手瞻四方而靡騁涉大水而無涯永念時事  
維其棘矣雖然天地有至仁之德未嘗絕物君臣有  
素定之義豈忍棄予將回心易圖以與斯民更始咨  
爾中外士民雖以予為不君獨不感列聖覆燾之遺

澤乎即予喪國雖不足恤獨不感宗祫之珍祀八路  
之魚爛乎已令召還諸道御史悉罷號牌焚其成籍  
凡前後坐誦牌事囚繫徒配者悉皆宥除以一紙悃  
幅敷告多方其各諒予此心激昂忠義奮勵股肱或  
召集義旅來赴行在或鳩聚糧儲轉輸軍前各隨事  
力之所及以盡分義之當然言非騰口實出由衷大提

學張  
維製

斥和頌教文

仁祖丙子

國家不幸與強虜為近隣此虜專以詐力為能事不  
知有天地逆順之理不可以人道責也故予即位以

來未嘗有一介之來往丁卯之春賊乃無故興兵潛襲我邊鄙事出不意列鎮瓦解旬之內遽迫門庭予惟宗社生靈之大計不得不姑許羈縻以為緩禍之地即已具奏天朝今賊狼心無厭求索百倍還我送物脅我增幣甚至貽書侮慢極其無禮一則曰待以華使二則曰借便助兵此非臣子所忍聞大義所在他不可顧茲乃差人告絕詰以渝盟使賊少有一端性情自知愧屈猶可姑且隱忍許其自新而犬羊之心終不得論以義理則邊釁將自此始矣哀我赤子屢經變亂仍之以水旱飢饉何嘗有一年休息哉

興言及此愍焉疚懷然而祖宗休養之澤浹於肌髓頭自捍衛之誠出於倫彛苟能各礪忠義上下同仇則豈可以千里畏人哉宜悉此意以待後命

大提學  
李明漢

圍城中諭士民頌教文

仁祖丁丑

我國臣事天朝二百年于茲皇朝覆育之恩至于壬辰而極此萬古不可渝之大義也一自西虜猾夏我國義在同仇丁卯之變出於猝迫上奏天朝權許羈縻者只為保全一國生靈之命故也今者此虜至稱僭誦要我通義耳不忍聞口不忍談不計強弱顯斥

其使只為扶植萬古君臣之義故也予之終始為生  
民為天朝者昭如日星此皆一國士民所共悉伊虜  
遽肆兇虐輕兵豕突予出茲南漢期以死守存亡之  
勢決於呼吸爾士民等同受天朝恩澤深以和事為  
耻者久矣况今君父危迫之禍至於此極此正忠臣  
義士捐軀報國之秋也噫予惟智不能明仁不能博  
以負爾士民則有之矣今茲禍亂之作非有所自取  
徒以不忍背君臣大義也此心此意通天地上下爾  
等亦安忍恣然於君臣之義不救予之急難哉宜各  
奮智勇或糾合義旅或資助軍糧器械奮勇赴首廓

清大亂扶植綱常樹立勳名豈不快哉

大提學  
李植製

下城還郝頌教文

仁祖丁丑

予以涼德忝居大位運命既險國步多艱連遭變故  
再致播越貽毒生靈固已不少天方降割人不懲亂  
唯思大義之當守不悟奇禍之荐臻孤城月暈自冬  
徂春守卒不乏則儒臣編於行伍儲餉無多則半菽  
充於軍食甚至撤屋以當藟採根以供炊危急之形  
日甚一日然且慰勉將士誓死固守以待外援及至  
湖嶺五陣相繼敗劔西北諸軍頓無聲息飛砲攻堞  
所觸皆碎計口筮糧旬日難支當此之時君臣上下

文苑補遺 卷四 頌教文

由廿五

指日待亡尚幸二子一孫陪奉廟社越在江都臣民  
之托猶有所望豈料人謀不臧天塹失守使予不忍  
一日之耻膠守匹夫之諒則李氏血食於斯絕矣以  
此較彼罪有輕重故二三大臣流涕勉予事有媿於  
素心顏實厚於今日嗚呼重圍弱卒有甚白登之危  
屈意圖存僅免青城之厄國雖未亡人謂予何輕煖  
肥甘人情所安而今予敝裘糲飯無異庶賤矣慈愛  
眷戀天性自然而今予二子兩婦並已北行矣顧予  
深痛不在于茲職為司牧躬自失道罪由一人禍延  
萬姓使赴難之士長為戰場之冤魂無辜之民盡作

異域之俘虜父不保子夫不保妻叩胸呼天在在皆  
是為民父母責將誰任是用茹痛含酸五內如割中  
宵不寐言念徃愆可悔之事不一其端繕練甲兵思  
以備患而村閭因此而不安貿聚米穀思以蓄餉而  
民力因此而大困褒尚名節所以勵世而浮議因此  
而益滿程督徭役所以警頑而暴吏因此而得逞朝  
多阿比之習世之淳厚之風災異迭見予不知懼怨  
咨朋興予罔克聞良由天性庸暗政不知要求以適  
治反趨于亂不待大兵之加而國已病矣傳曰國必  
自伐而後人伐之詎不信歟今欲痛懲宿弊悉蠲苛

政去黨捐私以回公道務農息兵以保餘氓咨爾八  
路士民薦紳大夫其諒予不獲已之故無以既往之  
咎而遐棄予上下協心弘濟艱難以迓續天命無墜  
我太祖太宗餘業其自今日始

大提學崔  
鳴吉製

宣諭扈從將士頒教文

仁祖丁丑

嗚呼今茲禍亂尚復忍言之我以關西千里藩屏而  
敵至無所碍以江都一國保障而駕出不及赴變至  
瞬息禍迫眉睫南漢山城是何等國容衛卒數千是  
何等軍勢耶且爾將士等生非邊地名屬禁旅不識  
臨陣殺傷之危不慣乘障暴露之苦而一朝置之於

孤城之內當天天下無敵之健兵較其強弱衆寡不啻  
如以卵支山以塊障河當此之時國家存亡君父安  
危惟在於爾將士之用命與不用命而已惟爾將士  
等惟懷殉國之忱共奮敵愾之氣或自願出擊累挫  
鋒銳或分守拒戰大摧梯衝用能變瑕為堅垂陷獲  
保其勞績有如此者至於山高地凍雪深風猛深房  
奧處尚畏寒凜而爾等頭無蓋履坐無藉薦肌膚慘  
裂手足數涿歲時逾邁晝夜不休蟻虱成疹風塵為  
眯死者無堪擯以斂傷者無藥物以療其危苦有如  
此者及至長圍益密援軍皆潰糧餉垂罄薪芻先絕



勢窮力億指日待亡而爾等鬪氣未衰守意彌固誘  
之而無應脅之而不動其誠節有如此者嗟乎此三  
者古今至難而爾等處之裕如予何以得此於爾等  
哉予既不辟始之不能厚養兵力維持邊圉終之不  
能審機處變彌縫敵今之國破身辱非爾等之咎  
乃予一人有罪幸而國復身全非予一人自辨實賴  
汝等力也尤可念者人情各愛其父母妻子孰不欲  
相保於患難而爾等違棄其親從我于險難當其被  
圍自城以外為敵所掠瞻望憂傷心腸餘幾及此歸  
家流離死亡十不全一財產蕩覆室屋殘毀誰與為

親孰與資生子雖不保所愛儲宮王子拘在異域此  
予之自貽誰怨誰尤言念爾等失所至此慙痛之深  
尤不能為懷也嗚呼昔在山城予以若父子相保之  
誓甲飭于爾等以為誓言矣今者國用已空軍賞未  
舉官爵不能遍行伍給復難以裕朝夕子之救父則  
既然矣父之保子則未能也惟此一心眷眷恤恤視  
爾疾苦如在身上乃予不敢忘前言者也爾等亦必  
怒而矜之今以草具薄物親餉爾等此奚足以盡予  
心之所存哉嗚呼酬勞念功君上所以逮下盡忠立  
誠臣子所以事上爾將士等宜各勉勵終始惟一

予區區之願也

大提學  
李植製

文苑叢書別錄卷之四

